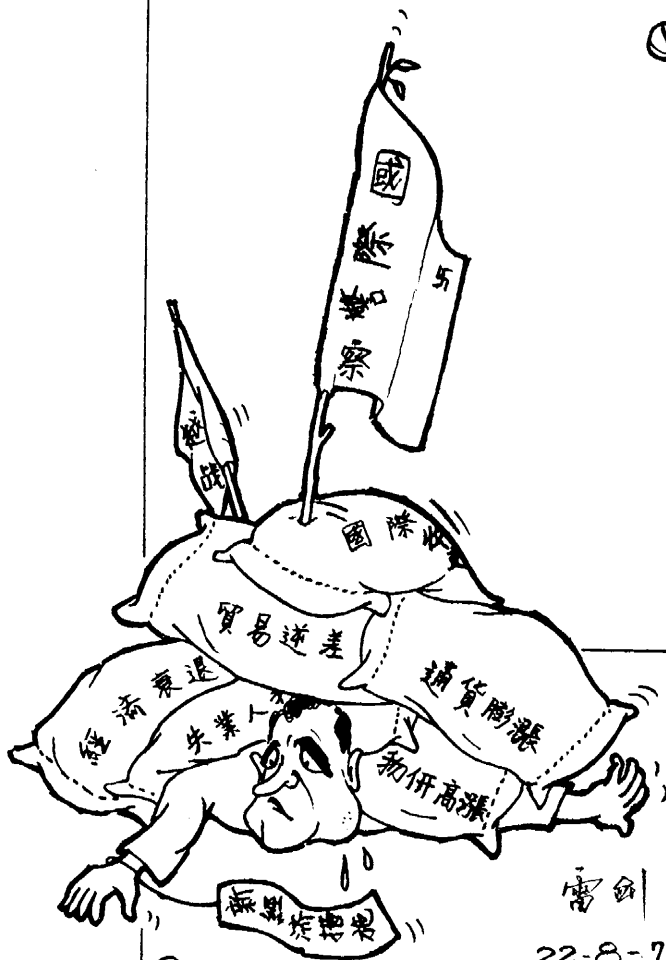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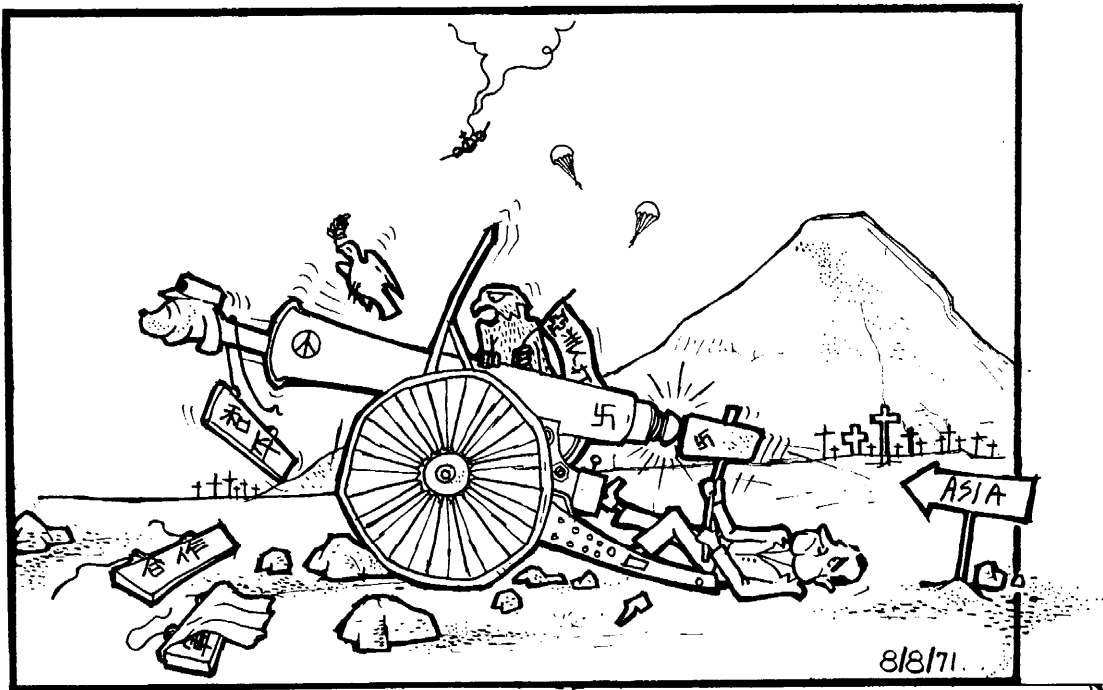


建设

25

鲁迅坚持正确的文艺路线
永远不能忘却的纪念
日本战犯自白新录
美元危机与美国紧急措施
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混乱
见 鬼







東峯繪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自嘲

建設月刊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目 錄

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卅五周年	
鲁迅坚持正确的文艺路线.....	(2)
永远不能忘却的纪念.....	(6)
鲁迅·许广平·海婴.....	(8)
鲁迅论写作.....	(10)
工场一席话.....	(大家谈) (12)
一针见血.....	(12)
胶厂工人的辛酸.....	(社会一角) (14)
有同一性才能转化.....	(哲学·思想) (15)
日本战犯自白新录.....	(专译) (16)
美元危机与美国紧急措施.....	(经济纵横谈) (18)
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混乱.....	(经济纵横谈) (19)
时事漫画.....	(19)
看“随稿登床与买稿登坛”(杂文).....	(21)
教育专家的逻辑.....	(杂文) (21)
见鬼.....	(小说) (22)
致给.....	(诗) (23)
夜简.....	(散文) (25)
矿山风云.....	(连载小说) (26)
赞吡叻河.....	(诗) (28)
心的跳动.....	(诗) (28)
害人虫.....	(歌曲) (28)
时事漫画.....	(封二、封三)



編輯：建設月刊編輯部

社址：160-A, Neil Road, Singapore, 2.

銷售處：各大小書店

印刷者：東藝印務公司

每册三角

鲁迅坚持正确的文艺路线

金
針

——兼谈「国防文学」的反动性

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所以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对中国思想文化革命作出巨大的贡献，主要是因为他在实践中，认真学习和掌握辩证、历史唯物论，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坚决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文化政策，同各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同周扬一伙反动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路线鲜明，立场坚定。他“确切的相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答国际文学社问”）；他认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他在文化战线上，最正确、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地，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鲁迅先生的一生，是为无产者劳苦大众事业奋斗的一生。我们进步青年，都应该学习鲁迅先生的光辉榜样，做人民群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鲁迅先生在世的最后几年，正是中华民族处于帝国主义军事侵略、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面对国民党的通缉，特务的盯梢，叛徒的告密，反动文人围攻的险恶处境，不怕压、不怕抓、不怕杀，处之泰然，始终坚信民众的正义事业、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一定胜利。当托派分子恶毒地攻击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鲁迅先生义正辞严地，在《给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公开宣告：“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他表示坚决站在人民这边，坚决和托派分子划清界线，他大义凛然地告诉托派分子：“我……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那时，鲁迅先生身患重病，仍然坚持战斗。他认为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而少活几年的好。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直到逝世前的一天还在执笔。《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著名论文，就是他在病床上花了四天时间写成的。

★捍卫无产阶级文化路线

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鲁迅先生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文章所谈的问题，是关系中国文艺路线和前途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利益和要不要抗日的大问题，是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或放弃领导权的原则问题，而不是鲁迅先生和徐懋庸个人或徐懋庸一伙的“彼此个人间事”。鲁迅先

生看到，徐懋庸在他重病的时候，给他写了一封极为无理，充满了敌意的攻击的信，是周扬一伙所指使的，因为鲁迅先生在抗战统一路线采取了鲜明的阶级立场，招致周扬一伙的忌恨。所以，鲁迅先生在公开答复徐懋庸这些“恶劣”青年的文章中，开头就指出：“这封信是有计划的，是他们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的新的挑战，想这些人们去应战，那时他们就加你们以‘破坏联合战线’的罪名，‘汉奸’的罪名。”他也清楚表明：“然而我们不，我们决不要把笔锋去专对几个人”，这并不是宗派或个人间的意气之争啊。在市面买到的“鲁迅全集”中的《且介亭杂文末编》一书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注释，就歪曲地指责鲁迅先生对于周扬一伙所谓“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甚至胡说鲁迅先生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鲁迅先生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的日记中明明记着：“夜治答徐懋庸文讠”。这些歪曲事实、恶意指责鲁迅先生的注解，据几年前的报导，原来又是周扬一伙所要的花招，妄图贬责鲁迅，抬高他们的身价，掩饰他们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勾当。

鲁迅先生正确地认识到：在他所处的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进行侵略中国的阴谋，整个中华民族正面临为生存而团结起来，和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浴血奋战，不做奴隶的重要时刻。那时，时局的特点，正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把它的侵略魔爪向着全中国的领土伸去。中国人民在觉醒，在奋起，在反抗。全中国抗日的各阶层人民在工农阶级的领导下，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抗日的烽火燃遍了整个中国大地。可是，蒋介石集团却变本加厉地推行卖国投降政策，大肆散布“抗战必亡”的悲观主义滥调。当时，左翼阵营里也出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们借口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消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企图使工农阶级变成国民党的附庸，跟蒋介石一道去卖国，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尖锐地反映到文化艺术领域上面来。由于周扬一伙，执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抛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鼓吹什么“国防文学就是要保卫祖国的文学、救亡文学”，什么国防文学“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他们说国防文学是“全中国文学”，

是具有“全民族的性质”的文学，“是联合战线的口号”。当时，“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引者按：即周扬），还有另两个（按即：夏衍和阳翰笙）”（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伙在上海所把持的宗派主义集团，也借口团结抗日，解散了进步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筹备成立了一个“非常浓厚的含有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的“文艺家协会”。鲁迅先生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就这样指出：“但不能以为有了‘文艺家协会’，就是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告成了，还远得很，还没有将一切派别的文艺家都联为一气。……单看那章程，对于加入者的资格就限制得太严；就是会员要缴一元入会费，两元会费，也就表示着‘作家阀’的倾向，不是抗日‘人民式’的了。”

和周扬的“国防文学”口号相反，鲁迅先生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无产阶级的口号，同周扬的“国防文学”的黑旗对抗，在妖风四起的文坛上，树起了一面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代表了当时文学运动的正确方向；坚持了无产阶级立场，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捍卫、执行了无产阶级的战斗路线。鲁迅先生在提到他“对于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态度”时说：“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是因为我不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鲁迅先生肯定了一个真心为民众服务的作家的战斗任务。他更坚决地说：“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何其豪迈，何其雄壮！

对于当时文学界统一战线的态度，鲁迅先生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清楚地表明：“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但他也明确地指出，文学界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工农阶级应该放弃其领导权，放弃阶级斗争的原则。他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因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新口号的提出，“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更“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作家，应当在“抗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

起来。”（《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先生这些话，打中了周扬一伙的要害，是对“国防文学”的有力批判。

鲁迅先生针对“国防文学”这宗派主义口号说：“问题不在这口号由谁提出，只在它有没有错误”，又说：有人“说现在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奸文学’，欲以‘国防文学’一口号去统一作家，也先预备了‘汉奸文学’这名词作为后日批评别人之用。这实在是出色的宗派主义的理论”。鲁迅先生对于“国防文学”口号的论争，不是宗派的意气之争，他严正地答复周扬一伙：“如果一定要以为‘国防文学’提出在先，这是正统，那么就将正统权让给要正统的人们也未始不可，因为问题不在争口号，而在实做；尽管喊口号，争正统，固然也可作为‘文章’，取点稿费，靠此为生，但尽管如此，也到底不是久计。”（鲁迅先生这一句话，对古今一些“小丑”们的揭发，正是一针见血。）

★国防文学为反动阶级服务
是卖国文学、汉奸文学★

周扬一伙大肆贩卖的“国防文学”，究竟是什么货色？它究竟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口号？究竟是“保卫祖国的文学”，还是卖国的文学？是“救亡文学”，还是汉奸文学？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

反对无产阶级领导权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中国所有抗日阶



图为鲁迅与妻许广平，子海婴，一九三三年摄于上海。

级的大联合，它因而加重了工农阶级的领导责任，也向工农阶级提出了时代的任务。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必须坚持抗日战线中的领导权，必须坚持又联合又斗争和独立自主的原则。可是右倾投降主义者，却大肆兜售卖国主义黑货，接二连三地叫嚷统一战线要“更大胆些，更放手些，把门完全打开”！鼓吹“广泛的统一战线与广泛的领导权是分不开的”。周扬于是更加有恃无恐，进一步鼓吹“国防文学的范围应当放得更广大”。他们胡诌什么在“国防文学”的旗号下，不应提出领导权问题。“‘领导权’并不是谁所专有”，应是“共同负起领导的责任来”，工农阶级不要“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否则，就会“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这是对人民利益的大拍卖；并且必然向敌人屈膝投降，沦为敌人的鹰犬和走卒。

周扬一伙所鼓吹的“国防文学”，实际上就是企图在文化上实现资产阶级的独裁与专制。请看周扬之流的叫嚣：“普洛（按：即无产阶级）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左’的宗派主义者的大言壮语也应该可以迹敛了”，并声称“我们丝毫不看轻进步的世界观的烛照的作用，但现实本身的教育的意义，却也是不能忽视的”。这分明是要无产阶级“摘下自己的‘徽章’，丢掉自己的世界观，这样，还有什么人民大众的地位，还有什么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这不正是投合国民党反人民政策的目的吗？可见周扬一伙，企图通过“国防文学”，剥夺无产阶级向剥削阶级斗争的权利，把文学限制在国民党集团和一切剥削阶级许可和满意的范围之内，无形中帮助敌人镇压工农阶级和人民大众。

卖国附敌的作品

“国防文学”的鼓吹者一再宣扬题材要广泛，不是“国防”的也要写；一再鼓吹“创作自由”，而且“这自由是无限的”。在这种理论的支配下，宣扬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卖国主义的“国防戏剧”、“国防电影”、“国防音乐”等火出笼，充斥了舞台、银幕。真是毒草丛生，群魔乱舞，乌烟瘴气，完全是卖国者的宣传工具，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毒化中国人民精神的法西斯的宣传工具。

现在，就拿“四条汉子”的“国防文学”作品作为他们卖国附敌的证据。

夏衍的黑剧本《赛金花》被周扬吹捧为“最中心的主题”、“给国防剧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而它的内容是极其反动的。夏衍在给演出者的一封信里，就大骂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是“乱拳”，是“无组织的乌合之众”，“不懂策略”，“招致了八国联军的攻击”；他的剧本里又借汉奸妓女赛金花的口对嗜杀成性的帝国主义侵略者乞求说：“义和拳早已经杀完啦，可是——北京天天还在杀人”。侵略者听了这番话，居然放下了屠刀。于是赛金花“代表北京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向侵略者表示“感谢”，并

且说要给侵略者“造一座中国最伟大的牌坊”。作者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罪归于中国人民的“捣乱”，这不正和李鸿章、袁世凯、乃至蒋介石卖国滥调，毫无二致，他们全是一丘之貉！帝国主义侵略者杀人成性，决不是一个在八国联军头子枕边的私娼妓女所能打动而放下其屠刀的。可是，夏衍不仅为帝国主义侵略提出“理论根据”，而且还要为侵略者立牌坊呢。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其面目还不清楚吗？“四条汉子”就是彻头彻尾，甘当帝国主义侵略的辩护士，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兽行唱赞歌，不惜歪曲历史，颠倒黑白，双手捧上《赛金花》之类的卖国作品去博取洋主子的欢心。

为卖国汉奸歌功颂德，是“四条汉子”的“国防文学”（其实是卖国文学）的又一个“中心主题”。中国抗战开始后，日本帝国主义每一次诱降，蒋介石集团就蠕蠕欲动。卖国有功，是蒋介石集团的一贯政策。“四条汉子”竟然也向汉奸们请功来了。他们紧摇黑笔干，和之以笔墨，伴之以鼓乐，于是，卖国戏剧、卖国电影、卖国音乐火出笼。夏衍的黑剧本《赛金花》，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节节入侵的一九三六年抛出的。它把一个为帝国主义效犬马之劳，并与八国联军头子私娼的无耻汉奸妓女吹捧为“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阳翰笙也抛出黑剧本《李秀成之死》，把一个背叛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投降敌寇的无耻叛徒写成“大忠大勇”的“英雄”。一九三八年，汉奸汪精卫公开投敌全中国一致讨汪，周扬却破门而出，公然写文章为汉奸鸣“不平”，大肆吹捧周作人之流，为他们辩护，说他们“确曾和恶势力搏斗过”，“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积极的一面”。一九三九年，田汉抛出《最后的胜利》，为投降卖国，大杀爱国者的独夫民贼大唱赞歌。一九四三年，配合日寇“中日提携”的宣传和蒋介石“曲线救国”的叫嚣，阳翰笙又抛出《两面人》，把一个私通日寇的资本家祝茗高吹捧为农民的“衣食父母平安菩萨”。此外，田汉的“芦沟桥”，描绘在炮火连天的前线，一退再退，采取不抵抗主义的一群国民党兵痞；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写背叛人民，颓废堕落，感到已是“一个人生战场的残兵败卒”的假革命分子。以上列举的不过是“四条汉子”一小部分的黑货，我们已经能清楚地看到：“四条汉子”打着“国防文学”的幌子，干着卖国媚敌的勾当。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本国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四条汉子”所歌颂的赛金花、李秀成、周作人……正是他们自己的咀脸的绝妙写照！

“四条汉子”不但编导了一幕又一幕黑戏，还出了一篇又一篇毒草；并且还扯起“暴露文学”的破旗，呼唤托派分子，反人民的叛徒，“冒最大危险”，“大胆地写”（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向进步人民和人民主力军进攻，仇视工农群众破坏工农抗日

革命战争!

反对文艺的阶级性和世界观的决定作用

周扬鼓吹“全民族文学”，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在阶级存在的社会和时代里，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任何文学都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为艺术的艺术，超越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的艺术是根本不存在的。在三十年代中国，有为无产阶级和民众服务的无产阶级文学，有为一小撮剥削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文学，更有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汉奸文学，就是不存在什么“全民族文学”。周扬打着“全民族文学”的幌子，不过是要给汉奸卖国主义文学盖上一块遮羞布。周扬说：“不问‘作家’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这是假话。他们对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鲁迅先生，一贯排挤打击，视若仇敌；而对汉奸、叛徒、托派分子，则是来者不拒，称兄道弟。周扬之流还说：国防文学运动“没有这样的问题：谁统一了谁。”这更是骗人！事实上，他们的一切活动，完全按照国民党集团的指挥棒，沿着国民党集团的政治路线进行的；他们干的是违反工农大众的利益的黑勾当。

周扬一伙既然反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必然是反对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领导，他们堕落到只宣传国民党集团所叫嚣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谬论，因此要把无产阶级的“徽章”也要摘下来了。周扬说：“不妨把国防文学创作的标准放低一些，……不管它们意识和技巧上的缺点，应当以那主题的意义而得到较高的评价。”。所谓“不管意识上的缺点”，就是不管作家用什么思想去创作，不管歌颂什么和反对什么。“国防题材就是一切，指导思想是不管的”，这就是周扬的逻辑了。周扬的所谓“放低创作标准”，实际上就是不许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对反人民的文化进行批判，放弃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反动思想和文化、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进行批判。

周扬一伙又说：“假使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有才能的作者又忠于现实的话，那末，不管他所属的阶层，所抱的信仰，以及他对于民族之真义的理解的程度，他一定能够在他的作品里面反映出这个革命的某些重要的方面来。”这也是骗人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总是同作家的立场、世界观相联系的。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观察世界，才能写出反映历史发展要求的进步作品。周扬之流既然否定世界观对创作的决定作用，反对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文艺队伍，必然使他们沦为反动、腐朽、没落的阶级的卸用工具。

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抗日战争的主力军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是工农子弟兵，只

有他们，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才能决定时代的中心内容。是他们发扬了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先进的无产阶级文艺，是应当歌颂工农子弟兵，为他们服务的。可是，周扬之流却宣称：“国防文学”要“使读者在落后的事件和人物上”获得“明确的时代的概念和展望”，“把握时代的中心内容”。这完全是在鼓励作家去表现那些腐朽没落的阶级及其日暮途穷的垂死挣扎的活动，并把它们描写成“时代的中心”而加以吹捧。在田汉的黑剧本《芦沟桥》里和《胜利进行曲》里，他们颠倒历史，混淆是非，把中国民众写成浑浑噩噩，麻木不仁，毫无阶级觉悟，丧失抗战斗志的“群氓”！他们如此地憎恶人民大众、憎恶抗日与战争中的代表力量，只有露出其丑恶的咀脸。

白天讲堂皇话，黑夜干黑勾当

鲁迅先生早就识破“四条汉子”的反人民狰狞面目，他曾揭露，“四条汉子”周扬之流是“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半夏小集》）他们“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以，我们很清楚了，为什么周扬之流当时对鲁迅先生那样深恶痛绝，那样地欲置鲁迅先生于死地；所以，我们很清楚了，他们为什么“在困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的”。

战前战后，周扬之流一路来窃据了文艺领域的领导地位，大搞宗派主义，反人民的黑活动；他们一刻也没有放弃破坏无产阶级领导的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向无产阶级斗争路线进攻。他们肆意歪曲事实，篡改历史，为“国防文学”口号翻案，把“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当作正确的口号写进中国现代文学史里。他们那样得意忘形，几年来，又是拍电影，又是演戏剧，又是出“四条汉子”们的“专集”，又是编写《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等等，极力复活“国防文学”，妄图以此来和工农阶级的文艺路线对抗。但中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人民批判和揭露了“四条汉子”的罪恶活动，粉碎了“四条汉子”的文艺黑线，肃清他们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流毒；使文化艺术真正掌握在工农民众手里，为人民大众服务。

在批判周扬“国防文学”黑活动的同时，我们必须学习正确的文化思想，坚持正确的无产阶级文化路线。学习鲁迅，学习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爱憎分明，学习他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终生的伟大精神！

永遠不能忘却的紀念

孟青



再有些日子，就是鲁迅先生逝世的忌辰了。

我很想说过去，自己作为一个青年对他的热爱和为什么那么热爱。

我从来没见过鲁迅先生，我的好朋友当中也没有接近过他的。但二十年前的十月当中，当我在南京学校图书馆里，从报上看到他逝世消息，我却禁不住涌出来的眼泪。我奔回宿舍，推开门，屋里是几个也在流泪的同学。我们索性关了门哭。

象这样悲伤的不是我们几个人，而是散在各地，没见过他但却熟读了他的作品的成百成千的青年——由他的影响才认识了世界找到革命道路的青年。

鲁迅对于我们不是普通的人，不是普通的一个受欢迎的作家而已。在难于得到正确的政治指导的时期，我们按着他指明的路走。我们碰到弄不清楚的问题，不管是国家大事或者文学上的争论，常常期待他有文章发表，希望他的见解帮助我们获取正确的结论；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他，是不会让我们迷路的。他是我们的带路人，导师，最亲切和最可信的朋友。他去世时离西安事变没有多久，蒋介石正东飞西跑，妄想再布置一次内战，围剿抗日进步力量，好“安内”以“媚外”。国内的政治空气压抑得厉害，人民正在进行十分复杂尖锐的斗争，中国正站在存亡关头。这时，我们最需要鲁迅，我们不能没有鲁迅，而鲁迅却死了。

今天，虽然二十年前过去了，但当时那痛楚的感情，那才看到不幸的消息时一阵刺心的难受，回想起来，仍然清楚地记得。

我能读鲁迅的文章，爱上了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是从1933年开始的。那个时代，对于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真是充满了痛苦和愤慨的日子；日本帝

国主义把满州国捧出来之后又向华北进攻。蒋介石在一年内进行了两次空前的内战。反动派偷偷的枪毙革命爱国志士，左翼作家和革命青年之外，还暗杀著名的民主人士（如杨杏佛），公开地捣毁进步的书店和电影公司，查禁几乎所有的新兴的社会科学著作和进步的文艺作品。学校里挂着“读书便是救国”的标语。训育主任和军训教官对学生的一切都要严加管束。日本法西斯一步步逼进来，国民党集团是一步步地退却，而且每一步都要先来压倒和杀绝人民的反抗力量，为侵略者扫清道路。我们恨日本军阀，恨国民党卖国贼，要求立即和敌人作战，心里充满了爱国的激情。对国民党集团和他的政策；对世界上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敌人？什么是中国的将来？有什么力量能改变这黑暗的一切？什么是我们的出路？都是模模糊糊，弄不清楚的。

现在许多青年朋友，也许不知道，那时国民党卖国集团，用了多少花样来欺骗人民，掩盖事实的真相。明明是把阵地让给敌人，却说是因“战略关系”转移了。明明是买飞机来加强内战的武力，却大叫航空救国来骗人民的血汗钱。胡适等辈早就高呼中国病根只是由于五鬼，汪精卫之流当时更诬蔑是坚决抗日的组织拖着他们才无法抗日……御用的报纸五花八门，当局的讲坛更是一片花言巧语。只有鲁迅的文章，给我们解决了问题，真是一笔横扫千军，拨开云雾。不管国民党卖国集团耍出什么花样，他都能一刀就剖开了他们的假面具，使国民党卖国集团的全套把戏赤裸裸地露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原来糊涂的清楚了，原来只有一点粗浅认识的提高了，再也不会上当。我至今忘不了收在“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南腔北调集”，以及“且介亭杂文”各编中的一些文章。象“逃的辩护”、“崇实”、“航空救国三愿”、“赌咒”、“战略关系”、“以夷制夷”、“论赴难和逃难”、“学生和玉佛”……没有一篇不象才出膛的子弹，简直锐不可当，当时我们在朗读时就好象听到了它飞向敌人的高亢的啸声。它不但武装我们的思想，而且有时就是我们直接用来打击敌人的武器。我记得1931年，我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我曾随着各地来的请愿学生大队，在伪国民政府广场上，听过蒋介石发誓，他说：“三年后不抵抗，把蒋某人的头给你们。”到1935年“一二·九”后，他又召集各地学生派代表来“听训”，想再用类似的谎话来阻止群众运动。那时在南京，我们就把鲁迅写的“赌咒”，抄了许多份，附上以前蒋介石赌过的咒，张贴出去。“听训”就在群众中变成笑话，变成可耻的花样了。

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有这样多的数量是和国家的政治问题联系得这样紧，和群众脉搏的跳动结合得这样密，超过这样强烈的战斗作用的！这些“杂文”，在今天的青年朋友看来有些难懂，但在当时是不难懂的，个别的在青年是生僻深奥的典故，词汇并不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和现实息息相关的内容；是把

你心里话说出来，又比任谁都说得深说得好的透僻的分析；是那些语妙天下，一针见血的刻划。杂文，特别是其中的政论，只是鲁迅作品的一部分，但从1927年以后，在他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决举起先进阶级的改革社会大旗之后，所写的四百多篇杂文，却是当时影响最大的部分。那真是和千百万群众同命运，共呼吸，而又吸引着和带领着他们前进的力量。我和我的朋友们——一群青年，就是从他的杂文，首先从前一段所提到的那一类文章受到影响，开始憬悟到自己国家的处境，认识敌人的面目的。

当时想把青年拖入歧途的还有文坛上的各种反动错误的文艺思想：“第三种人”、“自由人”、“民族主义文学家”、“新月派”，以及“复古主义”，劝青年读庄子的“忠告”等等。特别是林语堂办的“论语”和黄嘉音办的“西风”，对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颇有些吸力。尤其前者，越发展越坏，到后来实际就是在提倡把“眼前的黑暗”，“严肃的人生”和“屠夫的凶残”都化为一笑了。我们那时虽然看“北斗”，看“文学”，但也看“现代”，也看“论语”；使我们在牛鬼蛇神的嚎叫中有辨别是非的能力，看清胡秋原、杨邨人、王平陵、梁实秋、林语堂这帮人的真相，从而唾弃了他们的，也是鲁迅和他们战斗的文章。那些文章不仅是刺向他们的投枪，而且也帮助着清除了我们身上的一些坏东西——知识分子的清高、自由主义、某些消极情绪和玩世态度，以至于殖民地教育遗留下的，崇拜所谓资本主义文明的残余。

我还得提到的是：鲁迅文中隐约透露的，对正在广大农村为人民打江山的抗日队伍、先进力量的推崇；对托洛斯基分子诬蔑先进组织的淋漓痛快的驳斥；以及他为林克多的《苏联见闻录》写的序，他译的《毁灭》、《一周闻》、《竖琴》，和《一天的工作》两个短篇集，他编印的版画“引玉集”，都逐渐引导我懂得他所宣言的：“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知道苏联就是我们明天的榜样。应该说，我是从鲁迅的作品和他介绍的苏联文学开始，然后才把读书的范围扩展开去，才去找正确科学的社会科学的理论书籍来学习，才满腔热情地去寻找了正确的政治指导。

我们当时那样热爱鲁迅，首先就因为他是我们政治上的带路人，是我们革命思想的启蒙老师。我们爱他，对他常常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

南京，在当时是反人民集团的大本营，国民党对人民的控制尤其严密、残酷。雨花台是有名的刑场，陆军监狱关着许许多多我们的人。因此，虽然还在做学生，虽然才参加社会工作，但我们就知道了白色恐怖是怎么回事，知道了先进的人们要冒怎样的危险来为自己的理想斗争。鲁迅，是卖国集团恨之入骨的人，他时刻面对危险。但是他坚持在上海工作，领导左联——领导整个文化界。对反动的统治当局不留一丝情面。他简直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而且蔑视来自

敌人的任何威胁。他身体不好，他的肺病已经到了必须完全休息的程度，但是他不顾一切的为了人民工作。他永远坚强，决不妥协，十几年前被他骂倒的坏人坏事，只要再一露头，他还是要打到底。要讲危险，他的情况比许多人都危险；要讲重要，他比许多人都重要。但他干社会工作就是这样干的，他为理想奋斗就是这样奋斗的。这种完全献身于人民事业的精神，不能不感召，教育，鼓舞了我们这些才参加社会工作的小学生，不能不使我们立志要学他，一有软弱、动摇的表现，就觉得万分愧对他的为人。

说到这里，我想说说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影响人的当然首先是作品，但创造了伟大作品的作家，往往也有着伟大的一生，作家本身的经历、品格，时常也是影响人的巨大力量。但要这样，就要作家能为读者了解。我觉得鲁迅是不惜在读者面前剖析他自己的，他公开谈他的心境、情绪、错误和思想变化。鲁迅的笔非常犀利、严峻，但我们每个人又觉得他非常亲切，觉得不仅知道他的主张见解，而且知道他的为人，知道他的思想感情，知道他写这篇东西的心境。我前面说过，我没有见过鲁迅，关于他生活经历中许多事情，也是在他死后由许多纪念文章中中间才知道的。但以前，却觉得已经很熟悉他了。作家和读者之间达到这样毫无隔阂的境地；作家了解读者，读者也能理解作家，作家的一句话，一篇文章都容易引起读者共鸣，这样的作家怕在世界上都是很少的。鲁迅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在那个时候，做一个青年，各方面加到他头上的压力是很大的。蒋介石不抵抗，让敌军长驱直入，却不准说他一句，而学生离开就要沦陷的城市，反而备受责难。反动派自己把好好的中国一天搅得比一天糟，却偏要说是青年没有尽到“国民天职”。青年的疾苦无人过问，但准备强迫人当兵时，是先对青年实行军训；强调“安内”是先成批地砍下青年的头。他们要青年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死读书，读死书，越没有人味，越象奴才越好。而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青年自己也容易看不清楚前途，看不到自己的力量。那时，青年在没有接触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没有得到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时候，真是苦闷到透顶了！但是鲁迅却是那样热爱青年，那样相信青年，那样猛烈的攻击压迫青年和屠杀青年的凶手。到现在，我还没有读过象“纪念刘和珍”和“写在深夜里”那样充满革命激情和对青年热爱的文章。——到现在都没有，的确没有。

鲁迅有许多教导青年的话，他说“青年的责任”在于“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时代”，他说：“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他鼓励青年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不要怕幼稚，怕人笑话。……”“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

魯迅·許廣平·海嬰

青
野

三十年前（按：本文写于一九五六年），鲁迅先生离开北京，由津浦路南下，经南京，到上海，同行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下一年——一九二七年起到最后，鲁迅一直和那位姑娘在一起生活，也在一起战斗。

她就是鲁迅的夫人和战友——许广平。

漫长的岁月过去了。今年十月八日，我在一列从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会见了她，且不说三十年前旧话，只要求她谈谈永别鲁迅之后二

十年来的生活。

许广平靠着车窗沉思着，头上的几缕白发在阳光里闪着银光。她开始回答这个请求。

二十年前 許廣平在上海

从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到一九四八年，他们住在上海，长期作文化工作和妇女工作。才只有八、九岁的儿子海婴，也常跟着母亲到处奔走。

谈到这里，许广平把母亲特有

的慈爱的眼光投向正在一旁倾听她谈话的海婴。

那些时候——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统治的时候，鲁迅的作品实际上已经成为禁书，许广平始终参加着编辑、出版和发行鲁迅遗著的工作，只要有一本书能够到读者手里，就是最大的愉快。她常用包袱包了大包鲁迅著作，亲自把书送到很远的书店里去。国民党统治者不断地对她施加着迫害，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的时候，还把她关进监狱，把她折磨了两个多月。一九四

的时代！”……我只引这几句话，因为这是我那时印象最深的话。这些话使得我们首先有自信心，立志要站起来做人，并且敢于大胆反抗那个黑暗的制度。

鲁迅决不是那种自己专发议论，而只要青年起来做前驱的人。他十分爱惜青年。他是自己首先冲锋陷阵，自己去肩住“黑暗的闸门”，让青年走向宽阔光明之地的人。青年除了感谢他为自己指出了前进的路，还感谢他这种捨己为人的伟大精神。——一个真正的为民众利益献身的精神。

鲁迅给予我的影响当然还不止于这些。还有当时在自己的感觉上虽不如前面所说的那些明确，但却对一个人选择自己的道路，实际影响十分巨大的方面。比如通过他的作品，帮助我们认识旧社会，洞悉旧社会的丑恶及其不可救药便是的。

我在初中就读过“一件小事”，“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风波”和“社戏”，但由于年幼不可能有深的理解而印象不深。从鲁迅的小说得到好处，是读了他的杂文之后回过头来再读时，才为它的内容的深刻，丰富和卓越的艺术力量震惊和吸引了。假如说我能够在二十年前就懂得痛恨我们的封建社会，痛恨它打在人民精神上可怕的烙印，痛感在旧社会中人吃人的残酷，痛感在那个制度下不可能有任何人的幸福生活，痛恨那些人吃人者，伪君子……便不能不提到“狂人日记”、“祝福”、“阿Q正传”、“药”、“伤逝”、“在酒楼上”、“高老夫子”……。从他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看透整个中国的旧社会。

我也要说到象“社戏”这样优美的作品。反复诵读这些充满乡土生活气息，第一次这样完美动人地记述了中国人生活片断的文章，是不能不启发你爱家

乡，爱中国的人，爱我们国家的风土人情的。这些文章中优美的情操和极高的格调，也不能不提高了我们对文学欣赏的趣味。

鲁迅给我们的影响真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的作品简直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宝库。浅者见浅，深者见深。随着一个人经验和水平的提高，从他的作品里总是越得越多。我只要提一下，当抗战前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有些同志中有不同或错误理解时，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一封万言书所引起的作用。和当我们在整风洗刷自己身上从旧社会带来的各种肮脏时，鲁迅先生对这方面的鞭挞所起的作用，就足够了。

我只是鲁迅先生的一个读者，一个很不高明的读者。本来没有资格来写关于纪念的文章。但我确实确实是受他的影响因而勇敢的走上生活道路的一个。我是抑止不住自己的感激来写的。夜深人寂，书架上一排鲁迅三十年集正在眼前发着亮光。我深深感觉过去读的次数过少，理解得太差。我立起来，望着窗外已经出现的月亮。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再读它，再好好的读它，要象挖宝山一样翻它千百遍。

鲁迅先生如果还在世该多好。假如鲁迅先生活到今天，他可能还健康的不停止他的工作。我们在建设新社会的路上，要有鲁迅先生这样如椽大笔，是多么好啊！鲁迅先生要能和他所最尊敬的人民领袖，一齐同人民在一起，看到我们国家人民翻身后的幸福生活，他会有多么快活啊！

这种遗憾是无可弥补的，能够使人安下心来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把他要走的路走到底，而且，越快越好！

八年，她才带着海婴去到东北解放区。

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工作的海婴

全国解放以后，人们已经可以不时在报纸上看到她的行踪了。五十多岁的许广平在鲁迅所理想的、并且为了要使它实现而战斗一生的时代里忘我劳动，成为一个出色的政治活动家，海婴也健康地成长了。他现在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工作，而且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一九四八年去东北之前，许广平和海婴曾经悄悄地去绍兴，为的是看一看养育了鲁迅，而且几乎度过他一生中三分之一时间的地方。同时，也为了向它告别。

今天，举国人民都在隆重地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作为他最亲爱的人——夫人，儿子和没有见过面的儿媳，首先想到的就是再去看，看他出生的土地，虽然路途遥远。

在鲁迅故乡

经过几昼夜旅途劳顿，终于赶完了从北京到绍兴的三千几百里路程。载着许广平一行的汽车十月十日来到了鲁迅故乡。在市郊远远就可以望见制造绍兴老酒的工厂的高烟囱正在喷着浓烟。公路两旁望不到边的田野里尽是半熟的晚稻，稻田边沿藕塘里满飘着浮萍。虽是深秋时分，也竟然满眼鹅黄嫩绿，一片生机，和鲁迅当年所写下“没有一些活气”的故乡，成了鲜明的对比。

闰土的孙子——章张贵

远迎到郊外来的是鲁迅故人，他的名作《故乡》里所描画的“闰土”的孙子，“水生”的儿子章张贵。这个热情的青年人引导着汽车来到鲁迅幼儿园，到达鲁迅纪念馆。在这小小的城市里，还有一个小学和一个电影院也是以鲁迅命名的。

许广平曾经在鲁迅遗物中找到一本鲁迅迁居北京时，寄存故居家具杂物的帐本。她在一九五三年把

这帐本送给了绍兴的鲁迅纪念馆。

三味书屋和百草园

馆长方杰一见面就告诉她，已经根据帐本找回了近一半家具，使故居基本上恢复原状。顾不得旅途疲劳，她兴奋地立刻跑到新台门故居去参观，她和海婴长时间地停留在鲁迅母亲的房间里，注视着那张古老的木床，因为据说鲁迅就诞生在这张床上。接着，又到鲁迅上学的地方“三味书屋”，他的书桌按照原状放在阴暗的一角。许广平亮起手电，在桌面上寻到了鲁迅亲手刻的一个“早”字。来历是这样：有一次，鲁迅上学迟到，受了老师的责备，他就刻下这“早”字来督促自己。从此，他再也没有迟到过。

当他们进入鲁迅幼年的乐土——百草园时，首先看到那座鲁迅认为有着无限趣味的泥墙依然如故，侧耳听去，油蛉仍然在低唱蟋蟀仍然在弹琴。如今，这块土地已经成为绍兴青年和少年们心目中极为庄严的所在，他们常常在这里举行加入青年团的仪式和加入少年先锋队的仪式。

鲁迅的外婆家

许广平又仔细地参观了纪念馆。对纪念馆在不久前才找到的鲁迅读书时代的作业和书本，看得特别仔细。她在一个玻璃柜前和儿子、儿媳相视而笑。因为，这里正陈列着鲁迅以“令飞”的笔名给“河南”杂志写的文章，而海婴的大儿子就是以“令飞”为名的。

次日清晨，许广平一行又坐着乌篷船，冒着秋风秋雨，赶三十多里水路到安桥头去访问鲁迅外婆家的旧宅。安桥头就是鲁迅笔下的“平桥村”，他曾在这里和许多农村少年结交，成为后来描写农村生活的借镜。现在，安桥头所有的农民都已经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我和几位老人谈起“祥林嫂”、“闰土”这些人物悲惨的遭遇时，好像在讲古老的故事一样。

为了要参加十四日在上海举行

的迁墓仪式，许广平一行怀着无限留恋的心情，又准备上路。

临行之前，海婴给章张贵摄了一张相片。当他们亲密地携手同行的时候，我不由得想到鲁迅说过：“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廿四岁的章张贵解放前还是地主人家的放牛娃，现在是一个青年团员、纪念馆里得力的工作人员。他们——海婴和章张贵的战斗的友谊，真如鲁迅所希望的，是永远不会有任何力量可以使他们隔膜起来的。

鲁迅的预言，实现了。

在鲁迅墓前

十四日清晨，上海虹口公园内用素净的花岗石砌成的鲁迅新墓脚下摆满了花环。鲜花在晓风里散发着清香。

铜管乐队奏起了萧邦的“丧葬进行曲”。

放着鲁迅灵柩的灵车从沪西万国公墓来到了虹口公园门口，鲁迅生前亲密的战友宋庆龄、茅盾、许广平等，扶着鲁迅的灵柩，缓缓地向公园内的新墓地进发。

灵柩上复盖着写有“民族魂”三字的大旗。它是按照廿年前鲁迅先生安葬时上海民众献的旗子复制的。原来是白底黑字，复制时改成象征着光明的红旗。

一阵秋风，卷起了这面旗子的一角，许广平取下戴在胸前的一朵彩色水钻扣花，把旗子牢牢扣住。这朵扣花是她在率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代表团前往苏联时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赠送的礼品。当灵柩带着这朵扣花徐徐入墓穴的时候，许广平泪珠滚出了眼眶，在她身边的宋庆龄先生轻轻地挽着她的臂膊，海婴也紧紧挨着母亲，他们默默地安慰着她，但是，他们的眼睛里也都充满着泪水。二十年前下葬的时候，他们三人也是这样相依着，紧紧地站在一起，分担着这巨大的悲痛。当年摄下这样一个镜头里，还挂在新墓附近的鲁迅纪念馆里。

继茅盾、巴金之后，许广平也在墓前致词。她的声音嘹亮而且坚定。

許廣平在葬禮上獻詞

二十年前，她曾经手捧着致“鲁迅夫子”的墓碣，流着眼泪，参加鲁迅的葬仪。墓碣上写着她的献词：

……………
你曾对我说：
“我好象一只牛。
吃的是草，
挤出的是牛奶，血。”
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
什么是快乐。
工作，工作！
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
如今……………
希望我们大众，
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

当年摄下的照片上还留着她悲痛憔悴的容颜。今天她虽已两鬓斑白，但却愈加丰满，愈加健康。二十年来，她始终无愧于鲁迅战友的称号，和人民大众一起，踏着鲁迅的足迹从黑夜走到天明，又将从胜利的今天走向胜利的明天。

在葬仪完成后，许广平和海婴夫妇参观了鲁迅纪念馆。后来，他们又回到墓地，徘徊留恋，不忍离去。

时近正午，墓前的鲁迅塑象被笼罩在太阳光芒里，光辉夺目。塑象后面巨大的墓碑上，横题着六个大字“鲁迅先生之墓”，这是毛泽东主席的手笔。墓碑下面最大的一个花环是中共中央敬献的，上面写着“鲁迅先生永垂不朽”。



鲁迅论创作

李材

鲁迅先生写文章的态度是很严肃的，他抱着对读者、对人民极端认真负责的态度，对自己的文章有很严格的要求，一字一句都认真不苟，反复推敲，务使文章写得深刻，生动，取得最大的效果，绝不草率马虎。

鲁迅先生对写作精益求精，认为要把文章作好，写作者必须研究遣词造句的方法，锻炼驾驭文字的能力。

当然，鲁迅先生更强调的是写作者思想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本身思想的革命化。

所有这些宝贵的经验和教导，都是我们必须认真学习的。

鲁迅先生强调改造思想的重要，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文艺写作者，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的头脑里还有许多个人主义的私心杂念，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与作风，总是十分顽强地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因此，鲁迅先生强调“做一个革命人”，是首要的问题。他说：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鲁迅先生是主张文艺工作应该服从革命运动的需要的，它应该作为革命事业的螺丝钉。鲁迅先生在驳斥某些反动文人对他的指责时又正词严地说：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

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鲁迅先生在强调思想内容的重要性的同时，也主张对写作技巧的重视，反对马虎草率、对读者缺乏责任感的作风。针对那种不研究写作技巧，只求口号上的激烈，实际上缺乏实际斗争的真实生动描写的文风，鲁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

“我们需要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等等。”

在谈到他自己的写作经验时，他列出的以下几点，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

“一、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三、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

“四、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五、……………”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

鲁迅的文章虽然不时用些文言，那是因为他找不到“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然而，鲁迅仍然强调吸收与提炼活人的语言。他说：

“以文学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

生气。”

“白话得是活的，活的原故，就因为有些是从活的民众的口头取来，有些是要从此注入活的民众里面去。”

对于题材的选择与挖掘，鲁迅先生也有极其宝贵的意见，他说：

“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这样写去，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虽然这样的题材的人物，即使几十年后，还有作为残滓而存留，但那时来加以描写刻划的，将是别一种作者，别一样看法了。”

目前，本地写作者已较两三年多了，然而，有的作者不讲究写作方法，不肯认真学习写作技巧，他们的文章，用词不当，有语病，句子写得不流畅，不生动活泼，读起来凌乱且索然无味，大大地削弱文章的效果，这是很可惜的，我们应该学习鲁迅先生的严肃认真、向读

者负责的写作态度，练好一套过硬的文字技术，并用它来宣传正确的思想，服务人民大众！

最后，让我们记住鲁迅先生以下的宝贵教导吧：

“来信说技巧修养是最大问题，这是不错的，现在的许多青年艺术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所以他的作品，表现不出所要表现的内容来。正如作文的人，因为不能修词，于是也就不能达意。但是，如果内容充实，不与技巧并进，是很容易陷入徒然玩弄技巧的深坑里去的。”

鲁迅的藏书

鲁迅对书是极其爱惜的。他之对于图书，正如同武士之对于刀剑，一刻也不能缺少的。鲁迅又以实际的行动树立了爱好书籍的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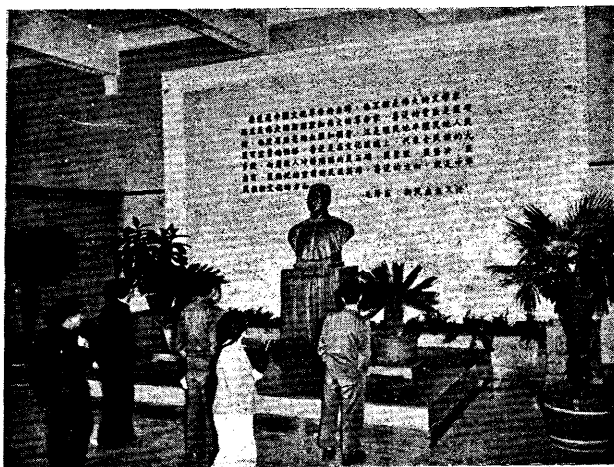
北京博物馆存鲁迅的藏书三千八百多种，一万二千多册，包括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名家著作，而且

从性质上讲，也是非常广泛的。包括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与医学等等。这些藏书中，日文、德文、俄文、英文、法文的书籍，占很大的数量。

鲁迅能够收藏这么多的图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他终生依靠了自己的劳动，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鲁迅一向过着极其俭朴的生活，他的收入大部分都用来购买了图书。当他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要到书坊书肆遍加浏览，遇到要买的书，即使借钱也要买来。有时，对于一些根本购买不到的书籍，他就设法辗转借来，自己全本抄录下来。在他的藏书里他修补过的图书是很多的，他还特地预备了一套修书工具。

令人赞叹的不仅在于鲁迅博览群书之多，还在他研究范围之广。从鲁迅的藏书，人们自然会感觉到知识的海洋是多么深广，作一名先进的文艺工作者与社会工作者，是需要丰富的知识来装备自己的。

家作的大偉 迅 魯



左图为鲁迅先生在上海举行一次木刻展览会。时为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距其逝世之日仅十一天。

上图：北京鲁迅博物馆正中是鲁迅半身塑象。墙壁上的字是毛泽东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

工 場 一 席 談

也談包工制度

野
火

近来，老天爷常常哭丧着脸，动不动就落下几滴眼泪。

這一天早上，老天爷又断断续续哭了两、三个钟头，可把咱這伙建筑行的哥儿们害苦啦！开工开不得，大伙儿就在临时宿舍“满山”里聊了起来。

大伙天南地北胡扯一通之后，话题渐渐谈到咱行业上来。咱這伙哥儿们有老有少，有干了十多年的，如老陈、明叔、和江大叔等，也有不满一年的，如小虎和忠哥里。

小虎，是咱這伙哥儿们的小先生，他中学毕业后，就投入咱的行业，帮助父母维持一家的生计。真是难得的小伙子。他最好问，昨天他看了《建设月刊》的一篇《关于包工制度的争论》文章后，又带着问题发问了：

“说到咱這行业，咱有个问题想请教大伙。”

“你先说说是啥事，咱哥儿们都听听。”说话的是明叔。

“是关于包工的事，”小虎说，“咱工人都是受剥削的，而咱這一行的，除了受大资本家剥削，还要受包工头的剥削。咱心里想，咱大

伙要能自己承包工作，少受一层剥削，该有多好！却不知可行行不得？”

只见明叔和老陈相顾一笑。片刻，老陈开口道：

“小虎哥，你的想法，跟几年前咱和明叔的想法一模一样。当时咱就和明叔跟一个二手工头商量，割了一部分工作自己做，议定工料两万元。工作完成后，咱和明叔仔细一合计，材料一万，工资八千几，零头得五百左右，再二一添作五，每人可得两百余。你猜，当时咱俩有多少高兴呀！”

老陈说到這，和明叔两人一齐哈哈大笑。

“哈哈……”大伙儿也跟着哄的一声笑起来。

小虎和忠哥却莫明其妙，一忽儿看看明叔，一忽儿望望老陈，满脸的傻相，惹得大伙更笑得前仰后合。

“好啦，好啦！”老陈双手一摆，“大伙别笑啦。小虎哥，你道咱笑哪样？原来，咱俩早已透支了五百左右的零头，却还以为有水可分哩！”

“哦，原来如此。那你们又再

承包新的工作吗？”不大爱说话的忠哥疑惑的问。

“当然，”老陈慢条斯理的应着。

小虎有些性急，忙问：“這次情形又怎样？”

“照样是满怀欢喜一场空。”老陈说得有点激动。

“后来，咱俩又接连承包了两项工程，结果都一样。这时候，咱开始明白，在大资本家和大承包商的控制下，即使咱拼命地做，生活仍旧一样苦，只要一日不做，就一日没得食。”最后，明叔概括了宝贵的生活体验。

“可是，当时咱还不明白，为什么咱行业会出现包工头制度？而咱行业工人的生活将如何改善呢？”老陈也作了扼要的补充。

“是啊！难道咱工人斗不倒包工头吗？咱工人能永远受剥削吗？”小虎也提出了疑问。

一阵子的沉默，没有人发言。慢慢地，大伙的视线都集中到江大叔的身上了。江大叔，已经静静听了一个时候，他是咱大伙里最受敬重的一位大叔，最喜欢帮助咱工人解决困难和纠纷，又常常为咱工人

一針見血

办《大学生活》，登无聊低级的图文，污辱女生，倘需“辅导”，那就干脆把“辅导”换成个“误导”，才更名符其实。岂不妙哉！（言）

× × ×

《大学生活》登了污辱女生的图文，這樣的伤风化，竟然出现在堂堂的华文教育最高学府，又竟然是受了大学当局的“辅导”和“支助”，大学当局装聋作哑，也是不能推卸

责任的。（言）

× × ×

九月廿五日某报转载了《大学生活》的一幅《女生追男生》的猥琐漫画，真叫社会人士啧啧摇头，竟有這樣糟、這樣墮落和腐化！（薇）

× × ×

《大学生活》污辱女生图文的风波，一经报章揭露，大学当局、大学辅导处，大学生，给增加了什么光彩呢！（云）

× × ×

由南大辅导处支助的《大

学生生活》，刊登了肮脏的文字和漫画，到底是主编们的低能或出于主编们下意识的喜爱，还是经过一番“策划”呢？（问）

× × ×

南洋大学居然培养出一群如此无聊、荒唐的“大学生”，简直要叫人刮目相看呢？這对得起当年出钱出力，流血汗创办南大的各阶层各民族社会人士吗？（问）

× × ×

大学生们，当时代惊雷隆隆响起之际，你们还在作虫

的利益跟包工头据理力争。所以，大伙都希望听听江大叔的意见。

江大叔跟大伙点点头，说：“这些问题问得挺有意思。咱先问问大伙：大资本家为啥不自己直接雇咱工人打工？”

“因为大资本家钱多的是，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他当然不想亲自费神费力，更不愿意管理咱工人的工作了。”忠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另一位工人坤叔却说：“依咱看来，大资本家是怕面对咱工人的力量，担心引起劳资间直接的冲突，会对他不利。”

“所谓大资本家，一定拥有许多大企业，这样，就必然产生一套特殊的制度——不需要直接雇工人，而能够保证赚大钱。”小虎的看法又有不同。

“对！”江大叔微笑着说，“大伙的看法都对。大资本家只是拿出钱，再通过大承包商的手，就能实现他的目的。这是现社会的一个特点，认识这点很重要。”

“江大叔，”一位叫小马的工友问，“这么说，大承包商是被大资本家利用的工具了？”

“不错，这些大承包商就是因为资本较小，斗不过大资本家，没有大钱可赚，只好被人利用，赚点小钱。”江大叔解释着。

“这种甘愿被大资本家利用的大承包商，真是既可怜又可耻！”

明叔慨叹地说。

“这就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嘛，所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老陈有些幽默。

“江大叔，”小马又问，“这些大承包商应该打倒吗？”

“大承包商剥削咱工人，为啥不该打倒？”不等江大叔回答，坤叔就反问道。

江大叔表示赞同坤叔的意见，接着说：“不过，问题是资本家还会继续实行这种承包制度。所以咱工人就不能孤立的看待大承包商，而要看到整个制度。”

小虎若有所思地说：“江大叔，您的意思是，不首先消灭这个制度，大承包商就打不了；要打倒大承包商，就要同时消灭大资本家。对吗？”

“小虎哥，你好聪明。”江大叔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忠哥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江大叔，象明叔和老陈，他们也承包过工作，咱又怎样对待？”

“哈哈……”明叔、老陈和大伙，都不约而同笑了起来，忠哥有点不好意思。

江大叔开口道：“问得不错嘛，大伙倒说说看。”

明叔想了想，说：“认真说起来，咱俩确实也剥削了工人。”

老陈却分辩：“不过，咱俩的原意不是那样啊。”

“咱认为，虽然他俩无意要剥

削工人，可是，实际上剥削了工人，就要反对。”小马说得很认真。

“但是，现在他俩并没有承包工作，还能反对吗？依咱看来，他俩已经知道自己的错误，而且改正了，就是咱自己人。”坤叔的见解非常独到。

“小马和坤叔都对。”江大叔说，“在现实中，象老陈和明叔一样的工人，是不会少见的，所以，咱工人看问题，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的分析，别错把朋友当敌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江大叔，现在咱明白了，咱行业工人要改善生活，必须先把朋友拉拢在一起，联合起来，团结得象一个人，让大伙都看清楚，整个制度是咱工人受苦的唯一根源。咱工人要解放，就要消灭这个吃人的制度，就要打倒大资本家和大承包商。而且，只有靠咱工人自己，联合所有劳动的人们，才能完成这项长期、伟大的事业。”小虎说完，充满兴奋的眼睛望着大伙儿，大伙都微笑着点头。

“时候不早啦，”江大叔看看天色，“瞧，天也放晴了。坤叔，你家的芭地不是还没清理完毕？走！大伙一起帮你收拾去！”

说走就走，大伙儿一块出发了。

螽，浑浑噩噩；让群魔乱舞，
让牛鬼蛇神，大肆放毒？醒醒
吧！把那催眠的巫师踢开吧！

(针)

× × ×

美国的报章如此说：採油
热刺激了星加坡经济的发展。
倒不如说：是星加坡的廉价劳
动力提供了美国垄断资本盘剥
发大财的机会。这又是剥削有
功的谬论。(冷)

× × ×

大人先生告诉人民：不要
为了眼前暂时的低薪而放弃了
职业，也不要轻视劳动。一句

话，只准我高高在上、坐汽车
往冷气房，你们日晒雨淋，朝
不保夕，还得忍受、忍受。
——现在，是有人大喊“劳
动”神圣来骗取工人拼命，任
由他们压榨的。(小军)

× × ×

大人先生说：社会的不安
是由贫穷和饥饿导致的，所以
大人先生说要为人民消除贫穷
和饥饿。孰不知：穷人的困窘
和饥寒，正是大人先生追求富
贵享受和脑满肠肥满造成的。
这是万万调和不了的！什么时
候能消除贫穷和饥饿？只有等

大人先生被送进坟墓！(小军)

× × ×

又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迈散
工，给从高处坠下的木柱击破
头颅，血溅工场惨死了。劳动
者为了一天几块钱，得出生入
死；老来还得辗转挣扎。这个
社会欠下了劳动者几多公道、
几多债。劳动者总有能力算清
这些欠债，追回公道的！（口天）



膠廠工人的苦難

小一記

夜晚十一点，膠廠里不分昼夜飞快转动的机器轧作响。突然，传来一阵惊心动魄的痛苦哀叫，车脚部负责头车的那位工友右手被机器压断，五个指头粘着手背血淋淋的和腕节分了家。

头车，是车脚部第一架绞胶机，廿四小时电动，负责头车被压伤的工友是名新工，做了两个多月。从表面看来，这次出事很有可能是新工还不能掌握这部机器，控制不得法或一时疏忽大意所致（一向来，别有用心的贵人先生总是把工伤事故归咎工人的不小心造成不幸“意外”。），但事实上，这里包含了无限的辛酸和一种敲骨吸髓的剥削阴谋！

这部所谓现代化、机械化的廿四小时电动自行头车，在厂的历史只有年余。过去厂里所用的旧头车，工人可以自由操纵开关，速度较慢，新头车是流水作业电动自行，从不间断。新车产量较旧车增加一倍以上，而且可以减少人工，厂方用一天三班制，轮流操作，人工少，产量多，机器管工人，正是厂方的如意算盘。

新头车的不能被控制和速度猛速，危险性大，工友们三番四次要求厂方放慢机器速度，装上控制掣与保险线，都得不到答复。显然是厂方为了提高生产，争取巨额利润，把工人生命安全置之脑后。尽管在短时间内接二连三发生事故，证实了工人的明确判断，剥削成性的厂方依然我行我素。厂里工友不满厂方所为，实行抵制，拒绝负责新头车。为了达到赚钱目的，厂方耍出一连串周旋手段，首先是把头车工友的工资由十二元提高至十五元，同时大量诱请新工；接着又采用了件工制和奖励金的方法。

去年，厂方乘年尾胶淡，宣布实行按工计值的件工制度。每名工人各自为政，多做多拿，少做少拿。这一来，工友们都焦急起来了，眼看年关将近，过年过节得备上一笔急用钱呀，这种手停口停，毫无保障的工作制度简直是吃人嘛！本来厂里每年有廿八天假期，生病了可以请病假；件工制一推行，连上述最基本的权利也剥夺清光！工友们气忿极了，决定以行动抗议无理制度。

一连三天，胶厂进入半停工状态，大伙坚决拒绝件工制的工作分配，不怕怕厂方口口声声用新工代替旧工的威胁，也不理睬他们的假慈悲的甜言蜜语口吻。心明眼亮的工友相信只要不向厂方妥协，团结一致，行动划一，坚持斗争必能胜利。结果是：搁上多天无人料理的大量胶片丧失了弹性，厂方蒙受严重损失，惊慌失措，赶忙低声下气求工友们派代表谈判。

工人代表要求厂方无条件取消不合理的件工制，赔偿停工期间的工资，厂方一一答应下来，工友们这才抱着胜利姿态回返工作岗位。这次斗争胜利大快人心，灭尽厂方威风，更重要的是通过集体实践和事实，大大教育和提高全体工人的认识，看透厂方丑恶咀脸，加强工人兄弟的友爱团结。

可是，贪得无厌的厂方当然不肯就此罢休，他们又想出更恶毒的诡计来对付工人，奖励金的实施就是分化和模糊工人的一枚毒针。拿包装部为例，一天预定廿二车胶片包装起货，每超出一车，可得一角或角半津贴。厂方不管工人是否接受，一律把津贴加进实得工资里。狡猾的厂方这种做法事实上是看准工人日夜操劳，养家活口，长期在艰苦的物质经济条件下过活的情况，企图以奖励金的颁发增加收入，来打动工友们的心。耿直的工人认为这是用劳力换来的额外酬报，却不知道老板是用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手段，榨取巨额利润。有些认识差的工友，私心作祟，为了多挣些钱，忽略阶级关怀和友爱，埋怨别人手脚慢连累他，闹不和闹分裂，这种情形真叫阶级兄弟痛苦，剥削者痛快！

我们工人在胶厂流尽血汗，锋利的电刀，常常把刀床部工友的指头割破。车脚部绞压打胎的过程中，危险最大，胶片的反弹和机器的飞快旋转，稍不留神，五个指头甚至整条手臂给机器夺去，丧失掉工作能力，变成废人。至于负责胶片过滤的水池部女工，两脚长期浸苏打水，被腐蚀发烂生疮。包装部的女工从头到尾汗流夹背，气喘如牛。一捆八十磅的胶，经过脚规——压模机还要包箱，每卅捆一箱一吨重，箱头用铁线皮革捆绑，迭上二三十呎高，工资只有三块四；双手和胶片产生了激烈磨擦，手掌脱皮，脱得象鳞片一样，这是由于表皮细胞受伤破损造成。

好不容易，一粒标准粒状胶宣告完成，它包含了多少工人的血和汗，它为老板带来了财富，但工人却生活在穷困、病痛、残伤的威胁中！



有同一性才能转化

· 章 密 ·

这件小事情发生在一年以前了，但我印象仍深。

那天，我们单位与甲单位举行篮球赛。

一开始，双方打得很认真，也打得很好。大家都发挥了技术，积分扣得很紧。

但是，我们单位的球员们，年龄略大些，加上缺气、缺练，不能构成一个很好的整体，开头以经验来补不足，暂时取得与对方的均势，打了十分钟模样，短处就开始显露出来了，渐渐不成队型，经验也发挥不了作用。甲队的球员们年轻、够气，合作也较好，越打越见占上风。

本来，这是一场友谊赛，胜负不必认真的。但我们队中有一位球员因为心急，动作上粗线条了点，碰了对方一下。在他，或许认为球场上碰碰，是常事，没有及时表示歉意；对方的球员，因为年轻，好胜心强，凭着体力与技术已占优势，有意用几个花巧的传球来捉弄他，以为报复。于是，双方互相影响之下，火药味产生了。

这时候，忽然又发生了一个可以争论的球。一个界外球，不易判断应该是属于谁的。双方球员也开始争论。这很容易成为一场争吵的导火线。但这种争吵是太没有意思了。这时该怎么处理才好？双方球员大都情绪不太平静，球证除了“执法”一时也没有办法。

这时，我们队里的一个球员跑到队长那里，催促他：“叫暂停吧。”叫了暂停之后，他主动把自己的队

友拉到一起，不知谈了些什么。不过可以看得出来，是比较冷静地在谈问题。这气氛也影响到对方，也聚在一起谈些什么。当再开球时，场上的气氛逐渐正常起来。

事后知道，那位球员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高见，只不过比别人冷静点，对大家说：“不要计较分数了。我们不是谈过吗？这是友谊赛，为了团结而打球的，不要忘了呀。”大家本来也都有一定的认识，所以一经提醒，也就及时把态度摆正了。

事情就是这样简单。但我为什么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熟知那位态度冷静的球员，对他的这一举动，很觉惊奇。以前，他是球队中较落后的一个，很计较胜负，好胜心特强。平日虽然也谈过一些道理，知道比赛的目的是促进团结，可是一打起来，好胜心一起，什么道理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以前他是球队中的一个问题人物，与友队有不愉快事件时，多半有他的份，甚至就是他引起的。现在居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怎么不叫人惊奇呢？

事后我抱着好奇心，了解一下，才知道，这位球员的发展，原来是很符合客观规律的。

不错，他过去性子最急，最好胜，可以说是球队中落后面的代表，每逢有什么问题发生，往往与他有关，也因此，每次的事件，对他的思想也发生较大的冲击。这就形成了一种外因条件。有一次，又与比赛的对方闹出不愉快的事件，多次的冲击可以说是量变，到此积累了质变的时刻，他觉得应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他认真地思索，自己在心中辩驳着，解决着一个又一个问题，终于，他把这些问题想通了。虽然，所谓想通了，也还是不外那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比赛是为了团结。但在他来说，是有了较深、较认真的体会。

队中别的人，没有他那么好胜，问题不大，出了问题，他们觉得不大与他相干，因此所受的冲击不大，说到提高对打球的意义认

识，相比之下，反而没有他这样深入。因此，表现在这一回的不愉快事件中，便成为这样的情况；平时不怎么有问题的队员，这一次反而大都动了气，反而是他这位问题人物，能够冷静，并且主动及时扭转情势。因为这些问题，他想过，想得比较透彻。

在学习“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时，我联想了上面这个事例。

矛盾“同一性”的两个要点：其一，同一性，是指两个对立的事物，各认自己的对立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也即构成一对矛盾。例如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资产阶级，也就没有无产阶级，反过来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其二，是指这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又可以转化。可以转化，也是要以有同一性为前提的。铁矿石可以炼出钢来，两者有同一性，普通石头炼不出钢来，彼此没有同一性，不能转化。

我所联想的是，在那位球员身上，分明就存在一对矛盾，在打球态度上的先进与落后。这两者，的确是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没有先进的表现（打球为了团结），落后的表现（打球为了锦标）也不觉得落后，无所谓先进与落后。所以这两者是这样的对立而又“同一”。同一性指的是这种关系，而不是说先进等于落后。

第二点联想是：这两者不可以一定条件之下转化。这位球员身上存在这种矛盾（其实别的球员也有，不过没有他那么尖锐）时时出了问题，但在整个环境的团结气氛之中（这是客观条件），在他自己的学习求进步之下（这是主观条件），本来主要是落后面，起了转化之后，现在主要是先进面了。如果我们心中有“矛盾的同一性”观念，对于他的这种进步，就会感到自然的发展。因为世界上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是在不断转化的。我们现在不过是在他身上，看到一种转化的结果而已。

日本戰犯自白新錄（下）

駕凌美萊村的殘酷罪行

城野宏

在越南战场上，卡莱中尉的残酷行为虽然成了问题，可是在全中国的战场上，日本军队也曾经做过同样的事情。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日本政府实行了「确保作战军队的自治」这一决定。在中国各地的日本军都基于这一决定发出「当地自治」之命令，粮食、被服材料、武器的金属材料都必须通过军部与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手才能得到。军部所需要的量由师、旅团去分摊，然后才由连队、大队、中队去分担负责。政府所作的决定都由中、小队的行动去进行。最初虽然通过军用券及控制组合和商社活动的手段得到一点物资，可是市场上的现货很快便告短缺。这时候就搜查一间民家，如果连一袋食粮都拿不出的话，老百姓就遭刺杀，这就算已完成了「收集责任额」。

杀人也以「教育」为名去实行的。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就曾提出「边教、边战」的口号，并发出指令说，要以「实弹、实剑、实敌」去「训练精兵」。也许对从内地（指日本——译者）直接派来的未受训练的兵士来说，表面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指示了。可是这由部下施

行后，就发展成为以活人为靶之实战教育。

从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月上旬，独混第四旅团里有「昭和十六年度招募现役兵三百四十名的第一期军事教练检阅经已实施」的文书记录，这只不过是普通的检阅实施命令吧了。不过，在检阅计划中有关刺杀训练这一项目是按照旅团的方针，在教育主任的指示下，把新兵的假人刺杀换成每人一个活人刺杀。作战中把俘虏到的八路军十八集团军司令部的干部、战斗员、军政大学太行分校的教员以及学生三百四十人从太原工程队的俘虏收容所引渡给独步十三大队后，把他们带到太原跑马场。其中包括女学生二十人。全部被反缚着手，赤裸着上身。因为新兵第一次拿枪刀刺杀总是有点胆怯的，所以屡次都失败。此时新兵教官就大声申斥道：「你这样算是日本人吗？」说后便亲自用军刀去挖俘虏的心脏，以示模范，并令全部新兵去刺杀。其中有一个俘虏乘隙脱绳而逃，终于给他跑进山后逃脱外，其他全部都被杀害。

起初运用俘虏当活靶，由于数目越来越少的缘故，就去逮捕一般市民及农民充当活靶。也有一些当地应募者还把曾在自己家里当过佣人的中国人捉来以供刺杀的例子。

在山西省交城镇有一个独混四旅团的某将校对新上任的五名将校进行了「情报收集教育」。把捉来的农民用军刀的刀背胡乱敲打后杀掉，这是做给其他农民看的，并威胁他们如果不提供情报的话就会遭到同样的下场，这就是所谓强迫召供情报的「教育」。为了「鼓舞士气」，把两名农民捉来赶下一个二米深的土坑后，投入点着的禾干而加于烧死，这是做给将要出发行军的兵队看的。这个命令就是「将校教育」的具体实施。

一些表面看来只不过是平凡的作战命令，但是在战争的组织体内往往就如上述那样被实行的。（作者为前日军将校，现为中日综合研究所所长）

「灌冷水」的拷問刑法

黑澤嘉隆

这是在一个飘着雪花的十二月中旬的冷天的事。一辆载着我们宪兵和三个俘虏的军车，静悄悄的驶向城外。三个俘虏都是中国军队的干部，虽然军部指令将他们送往满州煤矿当劳工，我们却私下决定杀死他们。

三个人中有一个是分队长，另一个是中士都被日本刀砍死，遗下的一个人被我枪杀了。始终保持沉默的他们最后喊出的话是「中国××万岁」。

被日军部队逮捕后送到我所在的东鹿县的三人都持有令人战慄的刚直性格，即使是最残酷的刑罚——灌冷水加诸身上，也不能动摇他们分毫的信念。

所谓「灌冷水」，是捆绑其双手后，将其身体缚在梯子上，脸部用布扎紧，让水一滴滴的流，不久布就被浸湿，呼吸也渐形困难。呼气时还好，吸气时水就从鼻子、嘴巴流入体内，不久腹部就异常膨胀，脸色变黄。至桶里的水见底为止，这种非人道的拷问方告结束。令人惊奇的是，一个人竟能喝完整桶的水！

这就是「灌冷水」的刑法。

杀了俘虏后，我转移到衡水县城，又在这儿杀了一个青年。

当时，我是一个由中国人编成的工作队队长，带领几个部下，到衡水县城不久，部下中便有一个青年逃走。赴任后有一天到赶集场溜跬时看到先前逃走的青年，我立刻将他抓住，为了示众便将他拖至衡水县城外，和处置中国军队之干部一样，从背后枪杀了他。

处刑前问他「家里有几个人」，回答是：「母亲……」我便说道：「你死后会通知你的家人」，而他只是默默地听着。

那青年喊着：「救救我，别杀我」。之后就倒在血泊中了。

从他脑后「嗤」一声飞溅出一尺高的血水，当时并未感到害怕。还认为如果不这样日本就会战败，



无论如何非战胜不可等等为自己枪杀他们之行为制造正当理由。但是现在一想到做了错误的事，就感到无限遗憾。对总共杀了十七个中国人俘虏一点，我觉得十分抱歉。

（作者为前日宪兵，现为 公司社长）

對中國人進行拉夫之真相

秋月利夫

关东军动员宪兵、警察，在惨无人道的监视下进行所谓「猎人战术」，强硬征召中国人进行劳动。

日军这项命令，特别乘着中国人的节日、假期执行。当许多中国人为了欢庆节日，涌向城市、出席酒宴、杯盏交错、鸣锣鼓鼓、弹琴欢乐时，即在枪口之威胁下，不由分说地将中国人押上军车。其中不分农民、工人或小商人，就连上澡堂回来，上街买东西的都被拉走。

被绑走的人在军车中被绳子缚住，他们都面露愁容陷入沉思。大概是在思索自己之去向，抑或思家、担心家人的事情吧！

被绑者家属获得消息后赶往现场，哭哭啼啼的纠缠，哀求警察们释放自己的亲人，但日军一言不发，只知再之挥动枪杆追击他们。

最后，家属大概知道日军无论如何也不会回心转意，故而放弃哀求。他们只好除下身上衣裳，当作是一种送别。除了嘱咐道：「多加保重，一定要回来呀」以外，再也说不出其他安慰的话了。

也有几个人挣脱绳索逃走的，立刻被日军追上，死于刺刀下，逃得远的也被开枪射击。

这些都是发生于一瞬间的事。表面上中国人是在关东军或满州军征召劳动力的情况下被拉走的。日军当局多方掩饰各方面之反对舆论，竭力回避国际法上的责任。

被绑走的人都被拍上照片、取了指纹，详细得即使逃走也能被一眼认出。他们住在四周围都是通上电流之铁丝网的区域。他们被集体送到日军需要的地方，尤其被强制服务于阵地、军用道路及要塞的筑

城工事上。

衣衫单薄的他们被带到气温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冰天雪地的北满州，一面忍受着酷寒，饥饿而被殴打等虐待，一面被强迫做繁重的工作，劳动重于牛马，而食物却比牛马还糟，这都不是人们所能忍耐的。因空腹而致头晕目眩及因寒冷及疲劳致死的中国人不可胜数。

我们在悔悟及反省日本军国主义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时，应该负有民族之责任感，向中国人民赎罪。这是为了实现中日两国人民永恒的友谊所必不可缺的。

（作者为前日军人，笔名）

日本方面缺乏誠意

藤田茂

今天，当日本民族口说「和平」的时候，首先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向受害最大的，曾经遭受以日本民族的名义侵略的，居住于中国大陆上的数亿人民诚心谢罪，借以恢复两国之间二千年来的传统友谊。

对于个别日本人来说，是可以透过检讨自己在战争中之行动和思想，彻底反省及清除军国主义之因素，并在实践中偿还这一笔日本民族所欠下的债。

曾经是侵略战争被害的人们今天已经用双手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在完成辉煌的发展的同时，向日本伸出手，「让过去的消逝，从今以后建立友好关系」。有诚心的日本人应该紧握住这只手，

力于日中两国的友好及和平共存。

但是，很遗憾的，即使是到了战后二十五年的今天，在最重要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上，日本方面从未说出一句带有诚意的谢罪的话，也没有任何赎罪之行为。

作为日本战后体制上及思想上之军国主义，不管是私下的，或公然受到良好照顾的事实，由此正获得明显之证据。

不管是日中两国之间之不正常国交关系，或者是在日美新安保条约当中表现之敌视中国政策等不幸状态，可以说都是由此（指日本无诚意——译者）而产生的。

日中两国间友好的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和平与日本安全所面对之重大之政治外交课题，它同时也成为过去数十年来被军国主义污染之日本民族极需以自己之手，达到改善（日本）体质之悲愿之重要内容。

追究战争责任之根源，不许军国主义再度抬头已经产为日本民族自己必须完成之任务。只有通过每个日本人之良心之反省，这项工作之展开方获得保证。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对于侵略战争之忏悔并不是徒然为了嘲弄黑暗之过去，它同时是为了开拓光明之前途，向前迈进之途径。（作者为前日军中将军，现为日军归还者联络会「正统」会长）（续完）

美元 危機 與 美國 緊急 措施

朱極

美国总统尼逊八月十五日晚宣布了“保卫”美元的紧急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美国停止以库存黄金兑换美元；对大部分进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附加税，冻结工资和物价九十天，削减对外经济“援助”款项，调整美元与外币之间的汇率，等等。美联社引述东京银行界人士的话说：“尼逊星期日晚上宣布的措施，表示美国经济局势十分恶劣。”这是美帝星辰加速陨落的反映。

美元越来越不值钱

尼逊要采取紧急措施来“保卫”美元，说明了美元危机已经严重到了何等程度！人们知道，美国一向把美元看作是美帝“实力地位”的象征，如今美元地位岌岌可危，正象征着美帝霸权已经一落千丈。

美元危机指的是什么？用美国报刊的话来说，就是“美元越来越不值钱”（《时代》周刊），“信用越来越差”（《新闻周刊》），“大家都不要美元，纷纷把它抛售”（《纽约时报》）。在尼逊宣布上述紧急措施的前夕，美元在欧美各地金融市场上，同黄金的比价已经跌到一盎司黄金对四十四美元上下；而按照官价，一盎司黄金应当对卅五美元。这就是说，同金价相比，美元已经跌价百分之廿二。同时，今年五月瑞士法郎和奥地利先令升值，西德马克和荷兰盾采取浮动汇率——即任由马克和盾对美元的汇率上涨，到八月间西德马克对美元的比价曾涨至战后的最高峰。这即是说，同西方主要货币的币值相比，美元已经实际上贬值了。

對外政策的副產品

为什么美元会弄到这样的地步？这是美国社会制度和美国的对外政策所带来的恶果。因为美国采

取对外扩张和侵略的政策，在海外要消耗大量的军费，并且要输出大量的资本，还要拿出大量的对外“援助”款项，借此控制别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这样，美元就大量流出国外，造成美国国际收支入不敷出。仅是今年上半年，美国的国际收支就亏空了一百一十三亿美元。现在，流落在西方各国政府和私人手中的美元，共有五百多亿。而按照过去的国际协议，外国手中的这些美元，是可以要求美国兑换黄金的。因此，美国库存黄金就大量流出国外，由一九四九年的库存二百四十六亿美元的黄金，减少到现在的只值九十七亿余美元。黄金储备是美元地位的后盾，现在美国库存黄金越掏越空，自然就影响到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了。

在美国国内，由于军费支出大增，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够开销，就得多发钞票，结果造成物价不断上涨，美元在市场上的购买力越来越低。据美国学者统计，现在美国的物价比战前高了一倍，即是现在美元在国内市场上只值战前的一半价钱。这种情况，又影响到国际市场上人们对美元前途看淡，因而纷纷把美元抛出，抢购黄金和西欧的一些主要货币，使美元发生危机了。

緊急措施無濟於事

今年八月初，西欧市场上又出现了剧烈的动盪局面，美元又一次受到猛烈冲击，价钱大跌。法国、荷兰再次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使美国存金进一步减少。如果这样下去，美国库存黄金搬清了还不够还债，美元势将垮台。因此，尼逊便不顾美国政府过去曾经许下的诺言，宣布停止以库存黄金兑换美元了。

西方报刊都认为，尼逊政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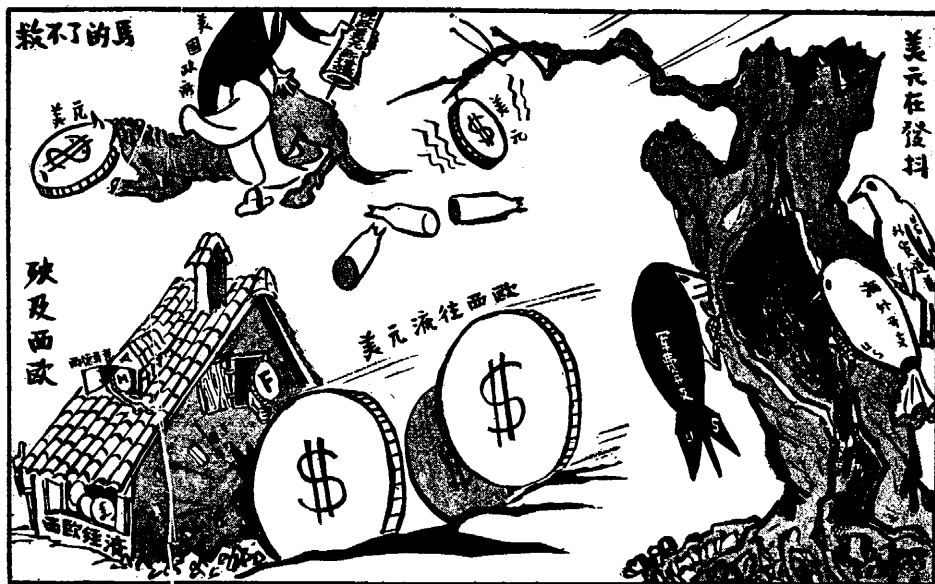
紧急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救美元的痼疾。因为，美国的对外扩张和侵略政策不改变，美元就不可避免地要继续流出国外，美国的国际收支和财政收支就很难平衡；美国的社会制度不改变，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经济危机。

本来，美国如果采取正式将美元贬值的做法——即宣布将黄金同美元的官定比价提高，或许还能缓和一下黄金外流的危机，但是美国政府害怕这样做会使美国威信扫地，因此死也不肯正式宣布美元贬值。不过英国和日本经济界人士都认为，尼逊政府现在的措施，也是美元的一次实际贬值，因为美国宣布停止兑换黄金，无异于承认它已无法再维持黄金的官价，而只得任由黄金价格上涨，亦即任由美元跌价。日本“每日新闻”说，这意味着美国不得不放弃美元在西方货币体系中的“王者”的宝座。

要嫁禍於人

法国、西德、英国等国的政府和报刊，都纷纷愤怒地指责，尼逊的做法是企图嫁祸于人。因为，许多西方国家手中都持有大量美元，单是西德就有二百多亿，现在美元跌价了，它们又不能将美元按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这样就要受到损失。同时，现在西方货币体系，又是以美元为支柱的，这根支柱的动摇，势将影响到西方货币体系的进一步瓦解，美国使其他西方货币遭殃。路透社说：停止兑换黄金，“其影响可能是……严重地破坏了（西方）世界主要货币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此外，美国还要强迫西德、法国、日本等十个国家将货币升值，这也是存心“陷害”，因为这些国家如果将货币升值，它们的出口货价就要提高，对这些国家的贸易竞争是不利的。

美国要增加入口附加税，无异于要向外国出口商勒索“买路钱”，借此来打击外国货，这自然要受到别人的反击。在资本主义总危机之下，西方各国同坐在一条破船上，美国想把别人挤下水来保存自己，



结果引起了彼此间更剧烈的角斗，最后各西方国家都将不免于灭顶之灾。

工人反對凍結工資

尼逊政府冻结工资的做法，是企图挽回工业生产下降的困局，并增加出口能力。实质上，是要把垄断资本家的困难转嫁到工人身上。尼逊十七日发表演说，要美国人民为资本家的利益“作出牺牲”。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头子更对正在罢工的工人威胁说，要“采取必要权威，迫令工人复工”。但是，美国广大工人都坚决反对冻结工资；正在罢工的西海岸码头工人、纽约市电话工人和建筑工人，都表示拒绝复工。尼逊的反动措施，必将使美国国内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从而加速美帝的灭亡。

至于尼逊政府要冻结物价九十天，连美国报刊也认为无济于事。美国通货膨胀的趋势继续发展，物价就永远冻不住了。九十天之后，美国物价还是要继续猛涨的。

美国的金融经济危机，现在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混 | 一 | 片 | 世 | 主 | 資 亂 | 片 | 界 | 義 | 本

單基

美国总统尼逊八月十五日宣布采取所谓“新的经济政策”之后，立即引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混乱。各国纷纷指责美国的做法是嫁祸于人；许多报刊认为，美国的新措施使西方各国之间展开了一场新的、更加剧烈的金融战，同时，一场新的贸易战也在掀起。

錯綜複雜的矛盾

前些时候，英国“金融时报”曾说，当前西方各国在经济领域里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三角争夺战，即西欧国家（主要又是“共同市场”集团）——美国——日本之间的角逐。而美国则处于三角矛盾关系的中心，要两面对敌。美国同西欧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不过，当前争执得最突出的问题，则是美国极力压迫日本将日元升值的问题。

美国宣布停止以黄金兑换美元之后，使西方各国的货币金融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祸害；同时，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日益狭小，西

方各国的贸易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美国单方面宣布征收进口附加税，又使西方许多国家的出口贸易受到打击。正如法国《世界报》所说，美国的一些经济政策，实质上是要资本主义各国“再次为美国的政策付出代价”。这样，就必然引起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同美国的矛盾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各国为了自身的利害，都想牺牲别人来保护自己，因此，除美国以外的西方各国之间的矛盾，也在进一步发展。例如，西欧国家都在迫使日本将日元升值，想以此来换取美国取消进口附加税。西欧国家之间，特别是法国和西德之间，最近在采取货币共同浮动率的问题上就谈不拢，结果西德马克继续浮动，而法国法郎采取双价汇率率。目前西方各国的磨擦出现了极其错综复杂的形势，而美国则处于众矢之的的地位。这是资本主义制度脓疮进一步溃烂的反映。

日圓升值的爭執

目前，美国正在向日本大施压力，要日本政府把日圆升值。美国这种做法，明显地是想把自己的危机转嫁给日本。因为日本对美输出约占日本出口总值三分之一，而美国对日输出则占美国出口总值约九分之一。如果日圆升值，日货输美价格将会提高，而美货输日价格则可以降低，这是十分不利于日货在美国市场的竞争，而有利于美货在日本的倾销的。

美国逼迫日本将日圆升值，采取了毒辣的手段。它单方面宣布征收进口附加税百分之十，以此作为要挟，要日本和其它主要西方国家提高币值，否则就要无限期征收进口附加税。这一招是扼住日本的喉咙来“讲数”，因为日本制品大部分要靠外销，而外销市场主要又是美国。日本通产商田中角荣说，美国的这一措施，将使日本的对外贸易一年损失廿五亿至卅亿日圆；另外同美国已签订的十几亿美元的贸易合同也将因此作废。路透社报道，日本的大批中小企业也将由此而陷于破产。同时，由于盛传日圆升值，大量美元涌入日本，抢购日圆，使日本股市大跌，市场大乱。日本银行为了维持日圆对美元的比价，被迫吸进了几十亿美元；这样日本必须换出同等数值的日圆，从而加剧了日本的通货膨胀。因此，日本大藏省（即财政部）官员也忿忿地说：“美国真是岂有此理，太为所欲为了。”日本的垄断资产阶级也抱怨美国对日本“踩一脚又踢一脚”。

怎么办呢？佐藤政府几经考虑之后，终于初步向美国低头，在八月廿七日宣布日圆改为采取浮动汇率，即日圆变相升值。但是，美日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争执并未因此解决。因为美国要的是日圆正式升值，还要升值百分之十到二十（一说是日圆升值百分之十七点五到百分之廿五），而日本方面则是要使日圆汇率浮升不超过百分之五，因此，双方还在讨价还价之中。

日圆采取浮动汇率之后，日本市场混乱如故。日本社会舆论都指

责这是佐藤政府长期追随和依附于美国所造成的恶果。甚至日本的资产阶级报纸“每日新闻”，也责备佐藤政府处理失当，“使日本政府（被美国）赶入了困境。”这样，使得佐藤政府的地位更加动摇，更加尴尬。

■ 西欧美国的较量

多年来，西欧国家，特别是“共同市场”六国同美国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什么“货币战”、“关税战”、“钢铁战”、“小麦战”……等等，层出不穷。近年西欧国家又出现了联合对抗美国霸权的趋势；而英国、挪威、丹麦、爱尔兰即将加入“共同市场”，使六国集团扩大为十国，就更有力量同美国较量了。现在，美国采取了损人利己的新措施，必将引致美国同西欧国家展开新的角斗。

所有的西欧国家，都无例外地一致抨击美国的“新政策”。“共同市场”国家的财政和经济部长为此举行了紧急会议（英、丹、挪、爱代表列席），谋求对策，协调它们之间的立场。虽然它们各有自己的打算，在货币问题上未能采取共同的行动，但是它们同美国的矛盾终究是主要的。形势迫使它们要联合起来对抗美国。法新社说：“对法国来说，就是要鼓动它的欧洲伙

伴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控制，首先是反对尼逊总统星期日（八月十五日）的决定。”西德财政部和经济部也发表声明说：西德政府“在采取进一步行动时，将紧密和它的欧洲伙伴进行协商”。其它许多西欧国家，也表达了共同抗美的愿望。

西方通讯社透露，如果美国不撤销进口附加税，“共同市场”也将征收进口附加税来报复，“共同市场”如果这样做，对美国将是极为有力的反击，因为美国输出总值中，有三分之一是对西欧的输出。有的西方报纸预料，西欧国家同美国的经济对抗，将导致政治对抗加剧。

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也激烈地反对美国以邻为壑的措施。例如，北美的加拿大与北欧的瑞典等国政府，都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最近“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委员会举行会议时，美国代表成了其它五十四个国家与地区代表抨击的目标。参加会议的亚、非、拉许多国家与地区的代表，都要求美国立即撤销进口附加税。与会各国各地代表还达成协议，要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研究美国征收进口附加税这一措施的合法性。可见，美国企图恃势凌人，结果却使它自己更加孤立，使它的霸权地位更加衰落。



看 | 隨 | 登 | 與 | 稿 | 壇

一 | 稿 | 床 | 買 | 登 | 一

(转载)

絲 韋

翻看新出版的一本文艺杂志，赫然有“随稿登床与买稿登坛”的文章。

文章说，此时此地，有“买稿登坛”之事，有“买稿登坛”之人。“大概在两个星期前后，香港电台播出一节话剧，名曰“登龙术”，内容就是以一位女作家为题材，她向职业作家买稿子，而用自己的名字卖给出版社出版，如此这般，居然跃登文坛，既名且红，不在话下。其中桥段有一点出人意表的，买来的稿价是千字十五元，卖出却是八元”。

广播的虽然是“登龙术”，文章却说，这应该是“乘龙术”，“因为有了作家名衔，获得乘龙快婿，易如借火。而且亏蚀之数，自有企图乘龙之人垫付，且出版社出版之书，亦有乘龙客‘包买’，于是成为畅销作家，也就名实相副”。

文章的作者说，这虽然是一出广播剧，但“一定来自社会现象，才能有此结构”。也就是说，真有其事。

但就算真有其事，也是少见的事。出得起这样价钱的人，未必一定有兴趣成为女作家的丈夫，除非这个女作家人比文章美。他要的是人，绝不是文也。

使我感到兴趣的是，文章提到这本杂志的上一期，有“随稿登床”的记载。于是，就找了这上一期来看。

那是以“随片登台与随稿登床”为题的文章。那篇寄自台北的文章说：“在我们宝岛文艺界，流行一句对女作家大不敬的术语，名之曰‘随稿登床’”。

这一术语的含意如何，就实在不必“画公仔画出肠”了。

文章的作者因此而发了议论。一则曰：“‘女作家’纵然也有的

借‘随稿登床’而成名，但是色相不等于作品，是不容或疑的。”再则曰：“倘若在笑骂声中，犹恬然不以‘随稿登床’为可耻者，当然应该算做‘品斯下矣’的下流之中的下流了。”

开卷有益，这两篇文章使人大开眼界。不看它们，就不知道在台

湾有“随稿登床”，而在香港有“买稿登坛”。这真是“儒林外史”以外的“外史”，也真是文坛逸话以外的“佳话”。

一个是“随稿登床”，一个是“买稿登坛”，此登与彼登，同是一个“登”字，味道却有些不同。“随稿”虽然比“买稿”高明，虽然到底是写得出文章，但“登床”就比“登坛”不雅得多了。

不雅的事出在台北，而在台北比这更不雅的事还多的是，最可怜最可笑的，绝不是如此这般的“作家”，而是洋大人面前奴颜婢膝，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而“作孽”！

教育專家的邏輯

凡夫俗子

近年来，在“歌舞昇平”声中，黄色书刊充塞每个角落；它同黄色、灰色的歌舞、影片一样，受到灵魂被腐蚀了的少男少女的欢迎。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让我们听听一位“教育专家”的“高见”。他说：

“黄色书刊之所以会大量涌入新加坡，是因为这类书刊销路很好。假如新加坡没有人看这种书刊的话，它们就不会进来新加坡。”（见八月十二日《星洲日报》）

这是什么逻辑？这是某大学教育专家的逻辑。它既“精辟”，又“独特”。

不过，我——也许还有许许多多的凡夫俗子，对于专家学者的伟论，高等学府的水准，都开始感到怀疑。我们不禁要问：在大学里的“精英”，难道连最起码的常识都没有？要不然，为什么说出如此幼稚可笑的话来？

谁都知道，在一个污秽不堪的环境里，一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病菌、苍蝇和蚊虫；如果想要彻底消灭这些害人虫，非先把环境弄干净不可。比如鸦片，在鸦片失去存在、流通的环境里，人们又有了好

的思想教育，生活也丰足愉快，没有劳累穷苦，没有闲佬“散仙”，又有谁去抽鸦片呢？

同样的，凡是稍微有头脑的人，都会明白：黄色文化是“自由世界”的必然产物，因为在“自由”、“民主”的社会里，不但大人先生和少爷小姐们，需要这种“文化”来填补他（她）们的空虚心灵；同时，更重要的是：那些高高在上的老爷们，也迫切需要利用这类“文化”，来腐蚀青少年，使他们昏昏沉沉，以便容易宰割，不知反抗。

这才是黄潮在此地日益泛滥的真正原因。不知专家学者的高见如何？

新書介紹

《大路上》（金衣著，香港文教出版社出版）是长篇小说《还我青春》的第二部。沿着第一部所开展的制衣厂工人生活的故事，本书有更深更广的描述和发展。中心人物玉茹的形象更饱满了，她在锻炼中日益成熟，走上了广大工人应走的道路。



見鬼

谷
華

我和依士迈出车值勤，这是第二次了。同车的还有安东尼蔡。也许是初次相处，安东尼老是不大爱和我说话。不过，我觉得安东尼这人不容易接近。当然囉，人家是一划警员，而我只是服役下的一名特警；人家满口挂着英语，而我这个华校出来的，英语毕竟有限，除了几句口头话，要深谈下去，恐怕就使不得了。虽然他和我同是福建人，我几次想用方言同他交谈，这样可以亲切投机些，可是他每次都卑夷地，不屑打福建话同我交谈。倒是依士迈，人颇随便，一直和我有说有笑。也亏有了他，在这车子上，才不致有冷场。

夜幕慢慢拉下来了。在不大明亮的街灯下，那些主要街道上，车辆川行频繁，行人来来往往，有的拖着疲惫的身体，在赶路回家；有的穿得整整齐齐，还有打扮艳丽的少女，在候车亭候车，也许赶着要赴什么约会。

我们的车子似乎毫无目的，但又似乎有什么目的，穿过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穿过热闹的大街，也穿过僻静的小巷，穿过街灯和霓虹交映的辉煌大街，也穿过霉暗的陋巷……活象一条游魂。

然而，这就是我们的例常公事。当你经过一处处平静的地方，你会觉得茫茫然的，几乎忘记自己在干什么，不过你绝没有理由忘记自己身上是穿着制服的，是一个警察。你多么希望突然间来一件意外的事故，即使是多么小的事故。这么一来，才能遣走这叫人厌烦的无聊和平静，也才好交差，不枉这一身劲装。这些事故，最好不是叫人麻烦多多的什么私会党格斗，抢劫，自杀或凶杀案。所以，在巡逻中，只有那些偶发的小事件，才是我们最感兴趣，也丝毫不肯轻易放过的。

依士迈告诉我说：「最讨厌的当然是私会党厮杀和持械打劫囉。象我们这行三个人，碰到了准要倒霉，最好不要正面冲着，不然眼前亏是够你吃的。」

人很多方面是只顾自己的，特别是在性命交关的时刻。依士迈的意思我是能明白的，要想不吃眼前亏，当然对于一些事情，最好半开半闭自己的眼睛，得不正视且不正视。——一个人能有几条命呢。依士迈的确是个老鬼。他说，碰上这种事故，最好绕个圈子，避开它，或是等候后援的到来。有一次他们出勤，也是由他开车的，突然接到无线电指示，隔条街有匪徒挟械打劫，他们必须依照上头的指示赶到现场去，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说的明白些，就是不去送死，他们一路就拉长汽笛，呜呜鸣地，人还没到，那帮挟械的家伙早已闻风逃遁了。

安东尼对于依士迈这些说法，不置可否；至少，他表面上没有显出赞同依士迈，但如同我一样，他总不会说依士迈是个疯子；他的内心，想的是什么，那就难以理解了。我说，在这方面，依士迈是比安东尼还要爽快些，心里有什么他就说什么，没有城府，没有掩饰。难道，在依士迈所说的那种场合里，他安东尼不会顾着自己的命吗？

一路上没事。依士迈不断找话题，讲一些笑话。这些笑话，中间大多数是猥琐和低级的，当然，象依士迈这种人，别想他能讲有意思或叫人深省的笑话了！

车子拐了一个弯，依士迈把车放得更慢了。

「你们看，这个怎样！」依士迈指着路旁那个长发的少妇，他简直给她的丰盈和恹恹吸引住了。不须要依士迈的提醒，安东尼已经同

时注意到了。

他探头出去，望着那个少妇，向她抛眉弄眼，我真担心他会向少妇吹口哨。幸而他还记起他是穿制服的。

依士迈又把话题转到这个少妇，还有女人身上。他对于女人，比刚才那些谈得更起劲。终于，安东尼打破了一路上那副严肃的君子模样，不再沉默了！

他们一唱一和，一边目不转睛地往少妇身上扫掠，一边津津有味地谈着，没有一处不显露出卑琐。车子一摆，依士迈急忙扳转车盘，幸好没撞到路中央的石界。

「小心，不要看女人闹出车祸来！」我打趣地说。

「算你老实！」依士迈揶揄我说。「不过，慢慢地你就会习惯这种女人的事情。」

「你们华校生就是这样假斯文。」安东尼好象抓住了机会，借题刺我。「依士迈，停车，停车！前边的脚车没有开灯。」

车子在脚车的面前煞住。安东尼第一个跳下车，拦住了那骑脚车的去路。他抽出随身佩着的棍子，向那人挥着，厉声吆喝：

「下来，下来！」

那人立刻停了下来。安东尼见他坐在座骑上，便使劲地拉住他的车把，差点没把那人从脚车上摔下来：

「×你母，叫你下来，你听见没有？」

依士迈和我也下车来。我们三个穿制服的，三足而立，把这个骑脚车的围住。安东尼死抓住车把不放。

在微弱的灯光下，看得出这人是一个接近五十，饱受风霜的人。他拖着—身疲劳，那沾满泥土的衣服，已给汗水浸透了。

安东尼再次挥着棍子，当当当

地敲着车骨子，没好气地问道：

「晚上脚踏车，为什么不关灯？把登记拿出来！」

「刚才走到半路，没想到电珠突然烧了。」那个工人向安东尼微笑、和气地说。

「乱讲！」

「不信你看。」那个工人指着发电机给安东尼看。

依士迈趋前去，摸摸那安置在前轮的发电机，提起前轮一转，灯泡果真不会亮。

依士迈没话找话，向那人乾笑着说：「你骗人。有开灯，这个发电机怎么会热！」

「我停下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呀。」

「登记，登记！」安东尼大声喝道。

不由那工人讲理和说情，依士迈帮腔喊道：

「把登记拿出来，不然就把你拉到马打厝去！」

那骑脚车的工人不满地把居民证递给安东尼，瞪着安东尼抄录他的居民证。他几乎要发作了。

我暗想道：「亏得这一身制服，使我们执行公务，方便了许多！」

安东尼把登记交给对方，警告他说：「以后晚上再不开灯，小心把你抓到马打厝去！」

骑脚车的工人不理睬我们，默默地吧居民证收起来。

要上车了，安东尼突然又转回去，对那人说：

「推着脚车走，不许再踩！」

「还有一小段路了！」

「一小段路也要推着走！」说着，「嗤」得一声，安东尼把他的脚车胎放气了，才心满意足地上车。

车子临开行时，我注意到那个工人满怀敌意，怒目盯住我们；我还听见他愤愤地骂道：

「狗生的，色水（神气）什么！」

我的耳根顿时热了起来，不敢再望那人一眼。依士迈听不懂这句话，安东尼究竟听见了，还是装着

听不见呢！他拿着本子，在上面记着东西。

车上，我还在想刚才那一件事情。那时，我只站在一旁发楞，没有和他們一起动手，活象一具木头人。跟安东尼和依士迈比起来，我还差得远呢。有一天，也许我会象依士迈所说那样：慢慢地就会习惯的。我深深地觉得，要习惯这些事情，先得闭起眼睛，狠着心，摒弃脑子里原来藏着的那一套。

几滴水点打在脸上。我才知道天下着微雨。原来，我们已经转进另一条街道。这里的天气就是叫人难以捉摸，明明是同一条街道，东段晴朗，来到西段，却在落雨。路有点儿滑，路旁的街灯和店舖的灯光照在路上，给反射得闪闪发光。

致 給 白

谁如果用笔尖，

挑开人生舞台的景幕，

谁就有责任，坚决、彻底，

拖出幕后一切丑恶面目。

什么鬼神、上帝、救世主，

让它光天化日下原形毕露，

人人谴责！

什么法律、权威、道德伦理，

翻出脏底子，将它的威风打下去！

用生活所教养出来的语言，

述说人们的行动和思想；

谱写风雨的年代，饱尝忧患

在苦难中站起来的劳动人民的形

象。

忽然，前面二十几码远，一条人影从右旁飞过来。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横过马路，连命也不要了。他的后面，两个年轻人紧紧地跟着他跑，看样子在追这少年。

依士迈把车放慢了。看看接近这个少年，安东尼立刻跃下车。少年怔了一下，跑得更快。

「嘭嘭嘭」，是安东尼那双大皮鞋的急促声。待到依士迈泊了车，我才跳下车，跟在安东尼后面跑。

少年实在跑得很快，准难抓到他。

他折了一个弯，向另一条街跑去，快要看不见影子了。不知怎的，他突然栽倒了，险些儿滚进沟里。安东尼跑在前面，他一见状，马上加快脚步，奔了过去，一把抓住少年。少年猛地挣扎，从安东尼手中摆脱了。安东尼立刻提起大皮鞋的右脚，用力一踢，少年来不及逃跑，就向前扑倒了。这场雨真是存心和少年为难，给我们帮了不少忙！

安东尼右手扼住少年的颈项，左手紧拗着少年的手，连推带拖把他押向我们这里，象老鹰抓小鸡一样。少年稍一挣扎，安东尼便举起右拳，狠狠往少年的背脊，就是一击。少年痛得「啾」地叫出声来。

我跑到安东尼跟前，不知哪来的勇气，帮着安东尼抓那少年。只见他额头擦破，咀角还渗出血丝。

「看你往哪儿逃！」安东尼余气未消，又举起大拳头「笃笃」地往少年的头猛敲。少年抱住头，连一点反抗的办法也没有。

那两个年轻人也赶来了，其中一个迎着少年就是一捆：

「把东西拿出来！」

「我没有偷你的东西呀！」少年支吾道。

「没有？那你为什么要跑？」另一个年轻人说。

「看不出，你一个小小的年纪，就偷东西。」安东尼接着，又是一拳。

看着少年挨毒打，我不免难忍起来。

「先生，多谢你们帮我们把他抓住。这个坏家伙刚才和另两个少年偷了我们店里一只手表。」

「赶快把它拿出来！」安东尼一面威吓那少年，一面探进少年的袋里，没有摸到什么东西。

「把东西藏在什么地方？快说！」

少年没有出声，只是摇头。

「你的同党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没有啊！」

「什么没有？再不说，就把你送到马打厝去！」

少年一听，急了起来，使命地挣扎：「放开我，放开我！我没有偷东西呀！」

可怜瘦小的他，哪里敌得过我们人多势大，一下子就服服贴贴了。

依士迈把车开来了。我和安东尼连手把那少年押上警车。

雨已经停了。少年低着头，坐在我的面前，连看我也不看一眼。

「你干吗偷东西呢？」对于我的问话，他懒得开口回答。其实，我想错了，他哪里懒得开口，他是把我当成敌对者那样，憎恨着的。好一个倔强的家伙，就是这个社会骗了他，也损害了他。

我们把少年交到邻近警署，办了应办的手续，继续巡逻。

那街灯明亮的热闹市区，渐渐地给抛在后面了。郊区的路上，没有路灯，即使开大了灯，也照不清两旁的景物。

「××坟场到了。」依士迈告诉大家。

「向右转。」安东尼说。

在车灯照射下，我看到入口处旁边的牌上，写着「××寿山」四个大字。这是我们今晚巡逻的最后一个目标，可说是今晚巡逻的一个重点。

路很坏，很久失修了。借着车灯，我看到旁边近处一堆堆的坟墓，有些坟墓周围已经长高了野草。安东尼说：

「就在这里停车！」

依士迈上了车灯，无边的黑暗就把我们罩住了。一时间，我们谁也看不清对方。

晚风一阵阵，吹得树叶和路旁的野草沙沙作响，吹得我们感到阵阵的凉意。

「依士迈，你和林两个人去走一走。我在车上作报告。」

依士迈把手电筒插在腰间，向我说：「走。」就下车了。

我和依士迈并排走在泥路上。我们看不见自己的五指，也看不清对方的脸庞。身旁的依士迈，只是

一个黑糊糊的影子，和我一起向前移动。我们一路上没说一句话。

没有月光，天空好象比白天高了许多许多。那惨淡的星星，在向咱们眨眼装鬼脸。今晚，这些星儿变得很难看。

依士迈煞有介事地，细声对我说：

「林，把脚步放慢放轻些，要留意四周的动静。」

他不说还好，这么一说，我整个人连心也起了疙瘩，从脸上凉到心头，象要发生什么意外似的。

我努力睁大眼睛，要把眼前的东西都看个清楚。可是，除了在夜空中随风摇摆的树影，宛如一个个张牙舞爪的鬼魅，和一堆堆坟墓外，再也看不到什么。

四周寂静得可怕。只有我们两人尽了很大功夫，轻手轻脚地，还不能制止的皮鞋声，以及一连串虫儿的悲鸣，象谁在时而饮泣，时而哀叫。

有生以来，我这是第一次到这种鬼地方。我尝试安慰自己，壮一壮胆子，却遣不走心中的惧怕。

「站住：那是什么东西！」依士迈拉住我的手，用几乎听不见的颤抖的声音对我说。

在风中，只见一团、两团一幌一幌的东西，象火，但又象什么怪物的眼睛，我虽然从书本上读过「鬼火」的科学解释，如今看到了这东西，顿时觉得有点可怖，心「咚咚」地怪不舒服。

「鬼火！」我对依士迈说。「你到过这种地方吗？」

「到过，就是很不好受。」依士迈的心也在害怕地跳动。「来这种鬼地方，这些鬼鬼怪怪的东西，已经叫人够提心吊胆了。更可怕的还是遇到歹徒。他们把人绑到这里，谋财害命；还有走私贩毒。碰到一次，命也没了。」

依士迈的话更增加了我的警觉。很多发生过的可怖的凶杀案，有些就曾发生在这种荒凉偏僻的地方，神不知，鬼不觉；而刽子手们，竟在黑幕的掩蔽下，大开杀戒，毫无阻挡。

蓦地，一个什么东西，从我们的脚边急窜过去。我惊叫起来：

「什么？」

依士迈立刻扭亮手电筒一照，原来是一只大老鼠，往一座坟墓旁边钻去。这只老鼠是给吓得逃窜的，我自己反而也给它吓得魂不附体。不禁要嘲笑自己来了。

一个奇异的声音从前面传来。紧接的是依士迈：「啊！——」一声惊叫，再也说不下去，转身就跑。

我往声音来处一看，天呀，这一看，我的灵魂几乎勾走了。那间破陋的屋子，门突然移动起来，一个多么难看的東西，不知是人还是妖邪，把头探了出来。

我尽想高声喊，不知怎样，喊不出声音来。跟着也拔腿往回跑，连回头看一看也不敢。我依稀听到后面那个鬼在笑呢。

依士迈和我，一前一后，不顾一切，连跑带窜，快得脚跟几乎不着地，竟还嫌自己的脚不听话呢。

一直跑到停车的地方。我们气喘得快断气了，心也象要跳到了喉头似的。

安东尼把车灯扭亮，他给我们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震得慌忙拔出手枪：

「什，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又是喘气，又是紧张，好久开不了口。

「发现了什么？是不是有人遇害？」

片响，依士迈才摇头说：

「Han——tu！」

「Hantu？」安东尼惊叫起来，不自在地问：「鬼在哪里？」

「前——面！」

安东尼强壮着胆说：

「带我去看看！」

「我，我不想去，还是你自己去！」依士迈心有余悸，死都不肯跟安东尼去。

「不然你，林！」

我哪里有这样的性命！也拒绝了安东尼。

「胆小鬼！开车，全部一起去！」

依士迈无可奈何，硬着头皮依

从。我的心还是忐忑忐忑，跳个不停。不禁自我安慰：三个人一块总比二个人好些。

安东尼的手还是紧握着那把手枪，他屏住气，心里头也生起鬼来。

来到那屋子前面，安东尼紧张地说：

「不要上灯，大家一起进去看。」

「要是那东西再出来，你们两人可不好先溜走，我手上有枪。」

「呀！」的一声，我们还没走近屋子，门就开了。那个头又伸出来了。我们三个人都本能地向后缩。

这回在灯光下，我们可看清楚了他！他分明是人，哪是鬼呢！

这是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头上只有稀疏的白发，穿得很破旧。

老人笑着走到我们跟前，说道：

「吓着了吧！嘿嘿，你们把人看成鬼来了！我老得不成样，实在也象个鬼！我是这里的看守，刚才你们谁给我吓跑呢？」

我和依士迈都尴尬起来，赧着脸笑。

「嘿嘿，你们这两个傻子，一听到声音，看也不看清楚，就只顾逃跑。我原本要把你们唤住，深怕这么一叫，反而叫你们破胆了。嘿嘿！……」

老人越笑，我就越觉得无以自容。要是地上有一个洞，我真想钻进去。奇怪的是安东尼这阵子也默不作声了。我想：平时，你这老头不吃他的拳头才怪呢。

「我住在这里二十多年了，就不曾看过一个鬼。嘿嘿，就看不出你们这样一身威武，胆子比老鼠还小。还说要保护人民呢！」

老人这样嘲笑我们，实际上也是我们自己应该嘲笑自己的。二、三个钟头前，我们在街上的气焰和威风，到哪儿去了呢？

我现在才真的深一层认识了安东尼和依士迈，也认识了自己。我不想把这件事告诉太多人。太多人知道了，脸上反而不光彩。这多丢人呀！

夜简

罗更

夜深了，工友们的笑声已完全停息了下来。我独自在沉思着，想写点什么，又想起了你们，为你们的英勇行动所激动，于是便写起「夜简」来了，虽然我无法把它寄给你们。

以往，我们一起生活在工地里，或一起住在陋巷的小屋子里，时时深夜聚谈，大家总觉得有许多许多的话要倾诉；我们被不断涌现的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所激动，我们的脉搏在跳跃、血液在奔腾！……

如今，各处南北一方，只为了一道高高厚厚的篱笆，便把彼此隔绝了。然而，只要我们的理想底光没有熄灭，纵使是远隔天涯、不能重聚，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你们一定也有同感的。

生活底道路是非常广阔的，无论生活在哪里，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我们都可以运用主观能动性，灵活地创造生活，展开工作。苦难的遭遇，曲折的经历，不但挫不倒我们铁铸一般的信念，反而可以壮大我们的胸襟，增加我们的认识，丰富我们的经验。我们知道，在万般困难的环境中所争得的成绩，无论对自己、对伙伴，都将是一股精神力量。你们不会忘记：前年五月，当祖国的半空中出现了一片乌云，我们的故乡被阴森森的气氛所笼罩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些伙伴也因此感到徬徨失措，徒然等待着新的机运的到来。就在此严重关头，有不少勇往直前的志士们冒着无比艰险，突破横亘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障碍，终于取得了许多在平常时期所无法取得的成绩。这些志士们的胜利表现，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大的鼓舞呵！而你们——便是这些可敬的

志士们中的一群！

当然，为了实现远大的理想，为了加速前进的步伐，我们将必不可免地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整个生命。然而，只要我们的生命存在着一天，我们便能奋斗一天，直至生命光荣地结束。鲁迅先生说得好：「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成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又说：「生命不怕死，在死的前面跳着笑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成千成万可敬的先烈们，正由于他们有着「不怕死」的豪情胜概，他们才能干出了一番改天换地的伟业。试想：如果连死都不怕，又有什么更大的苦难能吓倒勇往直前的志士们呢！

人生来就是要改变环境、主宰自己底命运的，而不是被命运所播弄、让环境所奴役的。那些以「环境不允许」为借口，而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任务的人，那些在生活逆境中变节的、苟活的人，他们底生命是暗淡的，可悲的，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把自己的前途给断送了。这是我们一向所深深引为警惕的呵！

自离别以来，我们虽然不曾个别通过书信，但我却知道你们在那极恶劣的环境中坚持着昂扬的斗志，让青春迸发出闪耀的光辉，给一切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前进的伙伴们带来了不少鼓舞。对于曾经多年和你们生活在一起的我来说，你们的英勇表现更是我的生活底原动力呵！

夜深了，我仍然在深切地怀念着你们，想到你们那激动人心的生活，想到我们的光明灿烂的远景。我深信：比江海还要深的阶级友爱，绝不会因环境的阻隔而有所更易的。永远不会的。只要坚持到底，我们底理想一定能够实现。在灾难深重的逆境中，愿你们用高度的、战斗的乐观主义精神，更顽强、更积极地活下去吧！……

礦山風雲

· 賈旦 ·

連載小說

二十·兩條路

前文提要

当兴利矿工头林泰在迫李答供出他所收到字条的内容时，由红毛代表张大富所带领的武装马来人到来，与他们同来的还有忠烈。忠烈救醒了李答，并与李答讨论他们的处境，红毛的态度及他们的出路。

李答也对张大富说明了他们的立场和要求。

因为时间逼促，问题还没有谈清楚，张大富就急于进军了。

虽然契约工人的代表成敦和王伦看了那张说是红毛写给李答的字条，也没驳倒总管老陈加在李答身上的罪名。但是，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那是总管制造证据要陷害李答的。那些不知道内情的人，却因为天天和李答在一起，李答和他们一样根本没有机会和外界接触，所以他们相信李答不会那样做，也没有机会那样做；也就不相信那字条是红毛写给李答的。

“你们怎么知道是假的？真的字条谁看过。”李答不在，王伦的表现和往日有点不同，神气了些。

有人反问：“你怎么知道是真的？”

“因为那字条上有红毛的签名。”

“红毛的签名你看过？”

“没有。”

“你没有看见过红毛的签名，人家如果假签红毛的名，你怎么知道？”

“这矿里没有一个人认识红毛字，谁会假红毛的签名？”

“乱画一个谁不会？”

“对对对！那张字条上的名象是乱画的，就象道士画符那样。”

王伦白成敦一眼，“画符！你刚才为什么不说，现在才说有什么用？你要知道，我们这里没有道士，谁会画符，越说越离谱。”

“这不是离谱不离谱的事，理

越辩越清楚。有道理不怕辩。”

“那你是说我没道理，怕辩？”

大家都有点动怒了，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就象要吵架了。突然一声“番仔”的呐喊怔住大家，接着听到惨号声。王伦反应最快，他立即去开门。可是，门给锁住了，不能开，他喊起来：“番仔来了，快开门。”

在此同时，外面乱了起来，总管老陈在喊：“阿泰，阿泰！林泰去那里了？”

“是你叫他绑李答去问话了。”

被关着的人们明白了，林泰奉总管之命去迫害李答，不知李答现在给弄成怎样的了，领袖遭迫害，是谁造成的？关心自己的人，在想着马来人来了该怎么办？还能分心关心别人的，推想李答即使没被林泰害死，也会给马来人杀死，尤其是那些知道内情的人，不禁盯着王伦。王伦当着没看见似地避开那些不善意的目光。

“唉，快！番仔来了。永成，你去把那群猪仔放出来，告诉他们，打退‘番仔’人人有赏。”

“锁匙在林泰那里。”

“我抽屉里还有一把，等下我去拿，你们先出去和番仔对一阵。”

“没有人带头。”

“没人带头也可以打，怕什么。唉！林泰也真是没有用，看见番仔来了就应该快点回来。你们去，快

去，打退番仔人人有赏。”

打手们没有人出声；他们知道没了命即使有赏也没法得到，不如保住性命来得实际。因此，没有人冲前去——他们只愿为自卫而战。

在牢房似地宿舍里的人们，想起李答平时对他们说过的话：为兄弟人的利益，我们可以拼命，死了也值得；为头家的利益去拼命，就不应该。老陈要我们练武打番仔，武我们要练，练了好防身，也好为兄弟人的事出力；打番仔我们不要，如果他们要打我们，我们不能等死，打回去。——番仔是来了，会不会打我们呢？会打我们，手无寸铁，用什么还手呢？

“番仔来打我们，手里拿不到东西就拆床板。”有人私下讨论着。

“要拆现在就拆，等下来不及的。”

“现在拆番仔以为我们要和他们拼，不打我们也要打的。”

王伦听了这句话，接下去说：“番仔来这里一定是要来打我们的，不打我们，他们为什么要来，为什么刚才要杀人？兄弟人，番仔是不讲理的，见人就杀。大家要准备好，等下门一开，总管就会发棍子给大家，大家就要和番仔拼命。”

“为头家拼命？”

“不是，是为自己拼命。”王伦说得很起劲，“没拼命会给番仔杀死。”

“总管怕我们手里有家私会造反，什么都收起来，门也锁住，到临急了，要我们为头家拼命了，才甘愿发家私给我们，我们还给他拼命？”

王伦无心争论，他高声喊着：“开门，开门！”他以为门一打开，面对着拿着巴冷刀的马来人他们会拼命的。如果给关着，要拼命也没法拼。

门还没办法开——因为总管才走进去拿锁匙，门口已给二个人堵住了，那二把明晃晃的刀指向他。

“把手举起来。”

老陈虽然背向着门口，但是听他们说的话，他知道来的是马来人，他只好把手举起来。不但老陈

举手，他的那些打手看到那么多人围住他们，也只好把武器丢掉，举起手来，这些事，那些被关着的人还不知道。王伦站在门边，还在嚷：

“兄弟人，要拼！”

“头家既然怕我们，不相信我们，把我们锁起来，又什么家私都不给我们，我们手中连一枝柴也没有，要拼什么？难道要我们空手去对巴冷刀？”

“不拼没有命。”

“谁说没有命？”

“听，象是李答的声音。”

“对，是我。”

“李答竟然带番仔来杀我们，大家和他拼！”王伦呐喊着。

“兄弟人，你们相信我会带人来杀你们吗？大家放心，不要叫王伦……”

王伦不让李答说下去，高声地说：“李答勾结白人出卖我们，大家不要听他强辩。”

“王伦，大声没用，有理才有用。大家把道理说给兄弟人听，谁是谁非，让兄弟人去裁决。”

“兄弟人，李答暗中和红毛勾结，拿红毛的钱，听红毛指使，带番仔来杀我们，让红毛夺去兴利矿，使大家没工做，没饭吃；他不是唐人，唐人是不会去帮红毛的。”

“还有吗？王伦，都说出来。”

“单是这些，就够了。”

“如果说有什么勾结，是你勾结。兄弟人，让我把情形告诉大家：前天晚上，忠烈送张字条给我……”

“忠烈呢？”

“兄弟人，我在这里。我们让李答说下去。”

“兄弟人，那时大家都睡了，只有王伦在假睡，他看见字条伸到我的面前，也看到我在看字条，他却看不到字条写些什么。第二天他比谁都起得早，把消息传给总管，总管就假装不见了东西，来搜查我们，其实主要是要搜我。刚才又把我打昏了拖到树林里去审问。这些都是王伦做出来的，他是头家派到我们这里来的奸细。……”

“胡说！”

“胡说！如果我胡说你就不会那么紧张。”

“我才不紧张，我要看你再怎样骗兄弟人。”

“那很好。兄弟人，本来我和你们一样，以为王伦是自己的好兄弟。可是，越看越不对。虽然他很小心的做，他的行为还是引起我的注意。每次，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第二天，王伦总有个时候避开我们，故意走过林泰的身边，放慢脚步。有一次，督工打阿炮的时候，王伦在我身边，我故意说，督工爱打人，我们要联合起来打他们。过一会，王伦挑锡米的时候，就故意走到林泰身边，停了停，又过了一会，林泰又走到一个个督工那里，表面上看起来，王伦是路过遇到林泰，林泰是出巡到各处。可是，那以后，督工就少打人了。这些，还不够证明王伦是奸贼，一直到昨晚忠烈传字条给我的时候，今天早上搜身，晚上总管叫我去问，引诱我，刑罚我，这才证明王伦是头家养的狗。”

“打狗，打狗！”

许多人围住王伦。

“兄弟人，你们想想看，我王伦有那一点对不住你们？你们听了李答这奸贼的话，这是对兄弟人应该有的吗？”

“你不是我们的兄弟。”

“你们放着那个带番仔来杀我们的人不责备，反而听他的话来找我，你们给李答骗了。”

“兄弟人，番仔是来夺矿的，不是来杀我们的，大家不必怕。”

“不杀人，就不拿刀，拿刀就没有不杀人的。”

这时，张大富和几个番仔押着总管来开门。

王伦虽然看到老陈给押着，他还是叫喊着：“兄弟人，番仔要来杀我们了，给他们拼。”

人们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打？这时，李答高声说：“兄弟人，不要上王伦的当，他要大家和番仔打起来，帮头家守住这块地，大家不会给杀死，他不管。你们可以想一想，如果王伦真的好心，他就会

先想办法给你们武器，然后才叫你们去打，现在你们赤手空拳，他要你们拼，不是去送死？王伦满肚子都是为头家打算，没想到兄弟人。我知道这种情形，已和他们的头人说过，不可以杀我们，他们也答应了。如果他们不守信我们才回手”

张大富也证实了：“你们没反抗，我们没杀人。”

王伦看看兄弟们的反应，知道大势已去，也不再出声了。

“大家听着，这个矿已经是红毛的了，你们可以安心留下来做工。虽然，从现在开始，有许多番仔在这里，只要大家安份，没有越轨的行为，番仔不会伤害你们的。”

“如果我们不留在这里可以吗？”

“这个问题以后再谈，现在大家安心睡觉。”

“头家，我可以和你谈谈吗？”

“可以，你说。”

“外边谈可以吗？”

张大富想了想，答允了。张大富走出门，王伦跟在后面，来到走廊上，张大富停下来，拍拍王伦的肩臂，说：“你对万利很忠心。”

“吃人家的饭，受人家的委托，本来就应该这样的。”

“我们也需要象你这样忠心的人。不过，刚才你那样做很不好，万一那群猪仔真的打起来，哼！”

“我看他们是不会打的，才敢这样的激他们。如果真的打起来，他们手中没有东西，不是很容易解决的吗？”

“怎样说你也是为万利打算的。我们头家是要手脚好好的人做工，不要那些残废的来吃饭。你的忠心我很欣赏，你的做法，我反对。”张大富停一下，瞟王伦一眼，说：“我看他们都知道你是帮兴利的，你再回去和他们一起，日子也不会好过的。倒不如和你过去的总管在一起来得安全。”

王伦知道和总管在一起就等于被扣留作为人质，他向四周扫一眼，朝向他认为有利的方向拔腿就跑。

张大富用马来话愤怒地喊着，“抓不到就把他杀死。”

吡叻河

向社

吡叻河水来自深山间，
从边境的崇岭奔向大海。
翻过漫长曲折的山路，
经过多少马来农民的陋屋，
带着矿工、胶工的歌声和呐喊声，
带着震撼大地的雷霆的响声，
传遍了祖国的山村、城镇……

群山叠叠青翠披上红装。
看，胶工的步伐多坚定！
沿着河流，向前迈进。
无地的稻农不再苦着脸，
他们成群渡过吡叻河
占土地，开荒种粮
劳动人民的骨头啊象主幹山一样。

吡叻河水宽又长，
吡叻河水来自深山。
稻农的生活多艰难，
矿工的生活和锡米一样黑。
吡叻河水翻波浪，奔流向前方
工农的眼睛闪烁着火光。
曙光已从吡叻河上升起来，
主幹山上下，
彭亨河南北，
阳光将照耀得大地红彤彤。

赞吡叻河你来自北方，
那里山高林密，群山竞比高，
雄鹰翱翔在深山甘榜间。
你越过陡壁耸崖欢呼奔腾，
暴风雨中你洪流急涌，一往无前。

吡叻河，你缓缓地流过近打区，
你带着矿工们的血和汗，
清洗劳动者的创伤，
劳动人民歌唱你。

当朝阳初照吡叻河上时

心的
跳
动

馬
田

有些人的心
“地踏地踏”
盘算着
爬得更高
使尽一切
霸占世界

有些人的心
“冲锋冲锋”
激动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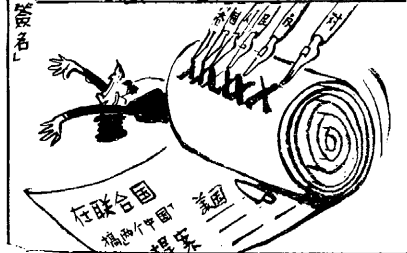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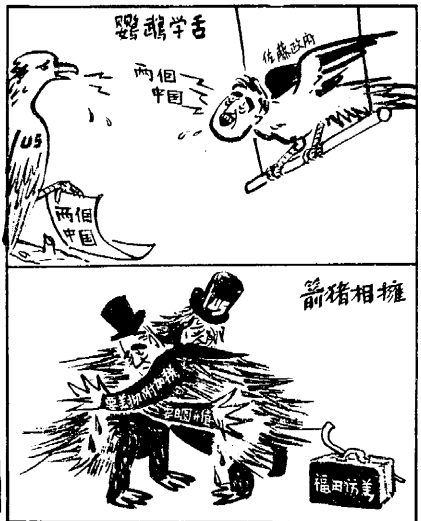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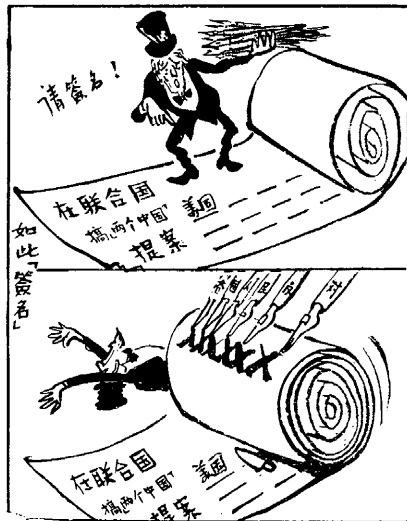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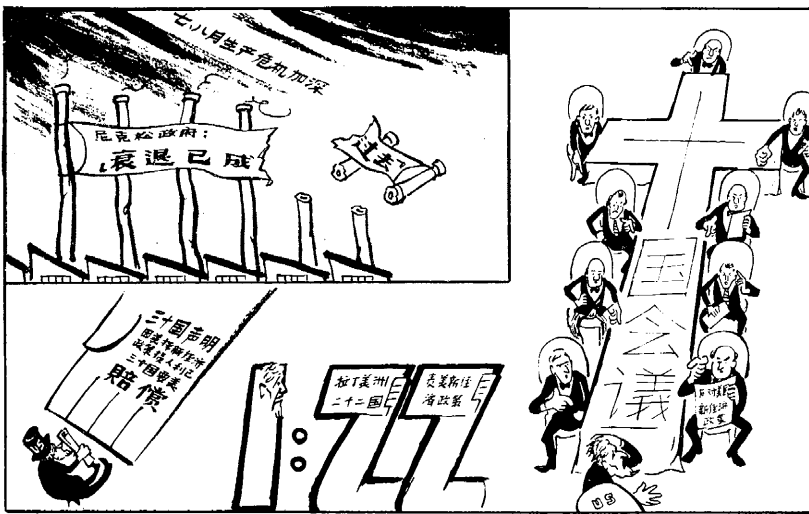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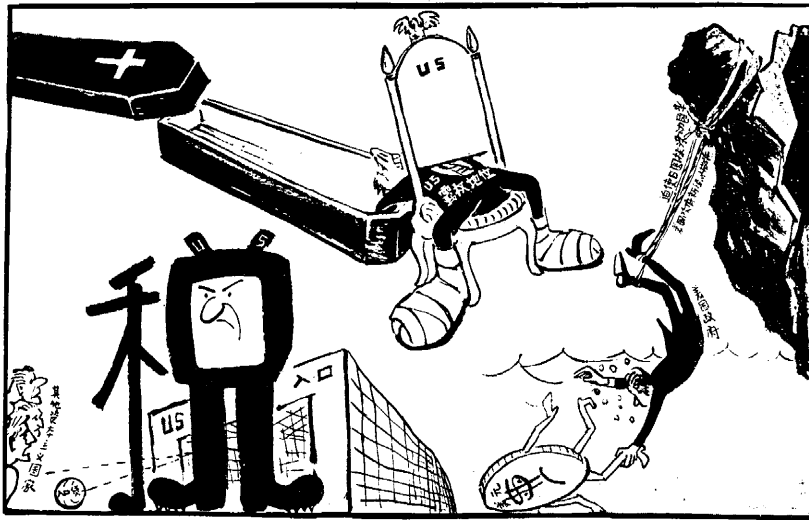
深入人间
连接民众
一心打天下

朋友！你有没有
注意到
周围人的心跳
你的心跳
又怎样？

歌曲介紹

2/4 C=1 稍快 害人蟲 少年儿童歌曲

1 0 0 5	3 5 1 0 0	1 6 5 6 1	2 1 2 3	1 0 5 0	1 0 5 0
1 0 0 5	6 0 3 0	3 1 1 6 3	5 0 0	2 3 2	1 2 6
跳蚤 蚤 跳蚤 蚤	你还不买东西！	暗事先 里找來	升一 着些陣	一好喻 張吃的	
3 5 5 3	6 1 5 3	2 0 5 6	1 3 3 3	2 3 6 1	
血东乱 口西叫 趁拉再 人上吸	无堆的 防臭鮮	備尿血 吸還要	鮮回傳 血头播	就嫌病 之提討情	
之走購園 之你你你	之毒可恨 之毒可恨	之藏毒人 之刀界鮮	之竹竹竹 之人人人	之防灰恨 之防灰恨	
2 1 2 3	1 0 0	2 1 2 3	1 0 0	2 1 2 3	1 0 0



263, GAGAK SELARI BARAT
(BLOCK 117) SINGAPORE, 3.



San Yang & Co.,
三洋公司

TEL: 647897

加工裝釘書籍簿冊

BOOK BINDER



GOODWOOD PRESS

41, UPPER ALJUNIED LANE, BLOCK 1.
SINGAPORE 13.

承接中西印件

General Job Printers

TEL: 802781